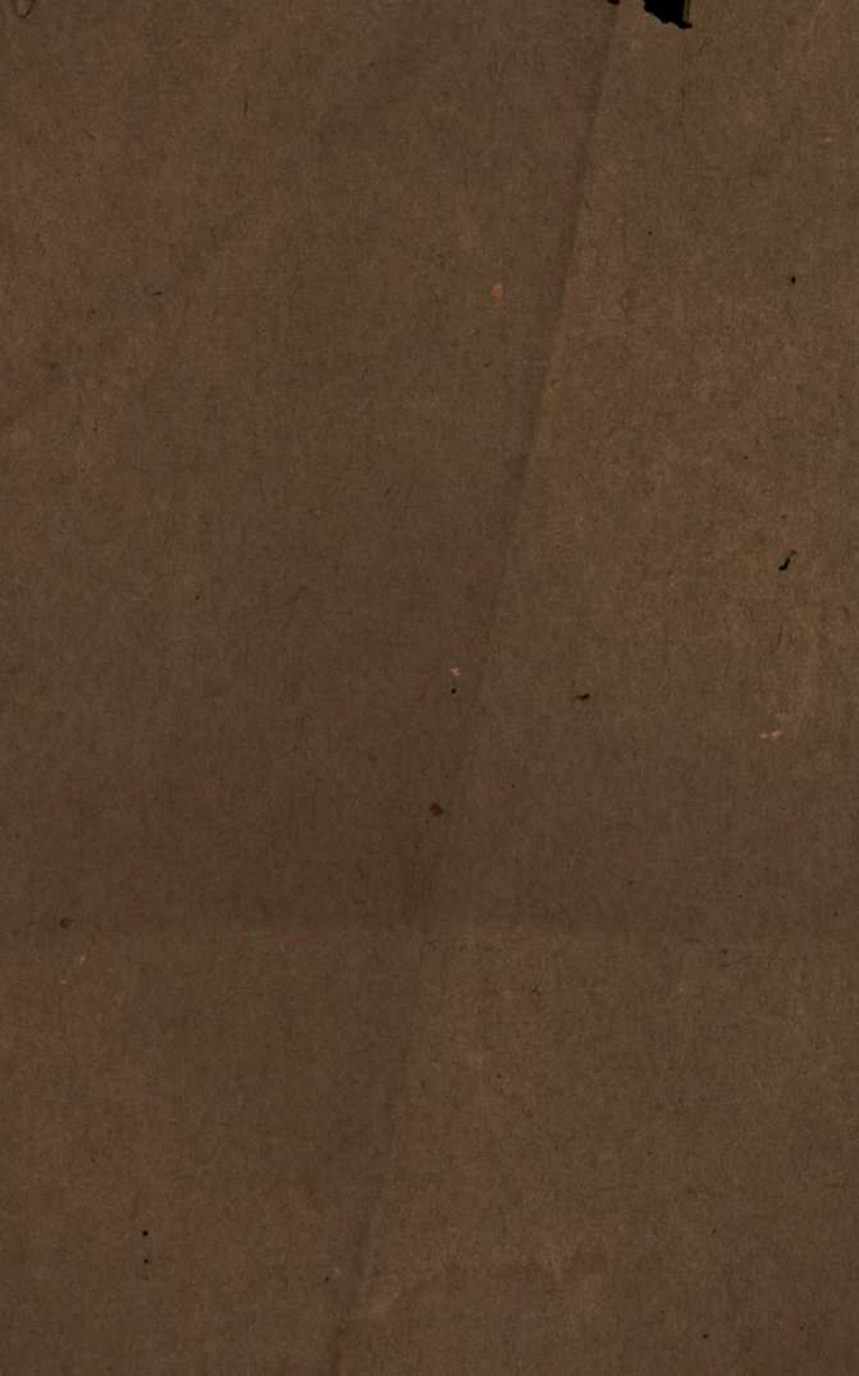


後漢書

冊三





後漢書卷九十一

宋

宣

城

太

守范

擘堦

唐

章

懷

太

子

賢注

左周黃列傳第五十一

左雄傳

左雄字伯豪南郡涅陽人也安帝時舉孝廉稍遷冀州刺史州部多豪族好請託雄常閉門不與交通奏案貪猾二千石無所回忌永建初公車徵拜議郎時順帝新立大臣懈怠朝多闕政雄數言事其辭深切尚書僕射虞詡以雄有忠公節上疏薦之曰臣見方今公卿以下類多拱默以樹恩爲賢盡節爲愚至相戒曰白璧不可爲容容多後福

容容猶和同也言不當與衆人

和同也

伏見議郎左雄數上封事至引陛下身遭

難尼以爲警戒實有王臣蹇蹇之節周公謨成王之

風謨謀也即尚書立政無逸篇之類也宜擢在喉舌之官必有匡弼之

益由是拜雄尚書再遷尚書令上疏陳事曰臣聞柔

遠和邇莫大寧人寧人之務莫重用賢用賢之道必

存考黜是以臯陶對禹貴在知人安人則惠黎民懷

之尚書臯陶謨之詞也惠愛也黎衆也分伯建侯代位親民民用和穆

禮讓以興故詩云有淔淔淔興雨祁祁兩我公田遂

及我私也詩云小雅也淔陰雲也淔淔雲興祁徐及也言陰陽和風雨時先雨公田乃及私田

幽厲昏亂不自爲政詩小雅刺幽王曰不爲政卒勞百姓褒豔用權

七子黨進賢愚錯緒深谷爲陵故其詩云四國無政

不用其良又曰哀今之人胡爲虺蜴言人畏吏如虺

蜴也褒豔謂褒姒也豔色美也七子皆褒姒之親黨謂皇甫爲卿士仲允爲膳夫家伯爲宰番爲司

徒厥爲趣馬聚子爲內史橋爲師氏也幽王淫於色七子皆用言妻黨盛也四國四方之國也虺蜴之性

見人則走哀今之人皆如是傷時政事也詩宗周既

滅六國并秦阮儒泯典刻革五等更立郡縣刻削也

諸侯縣設令長郡置守尉什伍相司封豕其民史記商鞅爲秦

定變法之令令人什伍而相收司犯禁相違坐不告

姦者腰斬楊雄長楊賦曰秦變窳其士封豕其人也

大漢受命雖未復古然克慎庶官蠲苛救敝悅以濟

難撫而循之至於文景天下康乂誠由玄靖寬柔克

慎官人故也降及宣帝興於仄陋綜覈名實知時所

病刺史守相輒親引見考察言行信賞必罰帝乃歎

曰民所以安而無怨者政平吏良也與我共此者其

唯良二千石乎以爲吏數變易則下不安業久於其

事則民服教化其有政理者輒以璽書勉勵增秩賜

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以次用之是以吏稱其

職人安其業漢世良吏於茲爲盛故能降來儀之瑞

建中興之功

宣帝時鳳皇五年至因以紀年

漢初至今三百餘載俗

浸彫敝巧偽滋萌下飾其詐上肆其殘典城百里轉

動無常各懷一切莫慮長久謂殺害不辜爲威風聚

斂整辨爲賢能以理己安民爲劣弱以奉法循理爲

不化髡鉗之戮生於睚眦覆尸之禍成於喜怒視民

如寇讎稅之如豺虎

國語曰鬪丹廷見令尹子常與之語問畜貨聚焉歸以語其弟

也○楚其亡乎吾見令尹如餓獸豺虎焉殆必亡者監

司項背相望

項背相望謂前後相顧也背音輩

與同疾疢見非不舉

聞惡不察觀政於亭傳責成於期月

期匝也謂一歲

言善不

稱德論功不據實虛誕者獲譽拘檢者離毀

離遣也

因罪而引高或色斯以求名

因罪潛遁以求高尚之名也論語曰色斯舉矣

言觀前人之顏色也州宰不覆競共辟召踴躍升騰超等踰匹

或考奏捕案而亡不受罪會赦行賂復見洗滌朱紫

同色清濁不分故使姦猾枉濫輕忽去就拜除如流

缺動百數鄉官部吏職斯祿薄也斯賤車馬衣服一出

於民廉者取足貪者充家特選橫調也調徵紛紛不絕

送迎煩費損政傷民和氣未洽災眚不消咎皆在此

今之墨綬猶古之諸侯墨綬謂令長即古子男之國也拜爵王庭輿

服有庸也庸常而齊於匹豎叛命避負非所以崇憲明

理惠育元元也臣愚以爲守相長吏惠和有顯效者

可就增秩勿使移徙非父母喪不得去官其不從法

禁不式王命錮之終身也式用雖會赦令不得齒列若

被劾奏亡不就法者徙家邊郡以懲其後鄉部親民

之吏皆用儒生清白任從政者任堪也音寬其負算

負次也算口錢也儒增其秩祿吏職滿歲宰府州郡

乃得辟舉如此威福之路塞虛僞之端絕送迎之役

後漢書卷九十一列傳

損賦斂之源息循理之吏得成其化率土之民各寧

其所追配文宣中興之軌

文宣帝也文宣帝難故亦云中興也

流

光垂祚永世不刊帝感其言申下有司考其真僞詳

所施行雄之所言皆明達政體而宦豎擅權終不能

用自是選代交互令長月易迎新送舊勞擾無已或

官寺空曠無人案事每選部劇乃至逃亡永建三年

京師漢陽地皆震裂水泉涌出四年司冀復有大水

雄推較災異以爲下人有逆上之徵

天鏡經曰大水自平地出破山

殺入其國有兵

又上疏言宜密爲備以俟不虞尋而青冀揚

州盜賊連發數年之間海內擾亂其後天下大赦賊

雖頗解而官猶無備流叛之餘數月復起雄與僕射

郭虔共上疏以爲寇賊連年死亡太半一人犯法舉

宗羣亡宜及其尙微開令改悔若告黨與者聽除其

罪能誅斬者明加其賞書奏並不省又上言宜崇經

術繕脩太學帝從之陽嘉元年太學新成詔試明經

者補弟子增甲乙之科員各十人除京師及郡國耆

儒年六十以上爲郎舍人諸王國郎者百三十八人

雄又上言郡國孝廉古之貢士出則宰民宣協風教

若其面牆則無所施用孔子曰四十而不惑禮稱強

仕請自今孝廉年不滿四十不得察舉皆先詣公府

諸生試家法儒有一家之學故稱家文吏課牋奏副之端門練

其虛實以觀異能以美風俗有不承科令者正其罪

法若有茂才異行自可不拘年齒帝從之於是班下

郡國明年有廣陵孝廉徐淑謝承書曰淑字伯達廣陵海西人也寬裕博雅

好學樂道隨父慎在京師與孟氏易春秋公羊禮記周官善誦太公六韜交接英雄常有壯志舉茂才除

渤海脩令遷年未及舉臺郎疑而詰之對曰詔書曰

張邪都尉也

有如顏回子奇不拘年齒

解見順帝紀

是故本郡以臣充

選郎不能屈雄詰之曰昔顏回聞一知十孝廉聞一

知幾邪淑無以對乃譴却郡於是濟陰太守胡廣等

十餘人皆坐謬舉免黜唯汝南陳蕃潁川李膺下邳

陳球等三十餘人得拜郎中自是牧守畏慄莫敢輕

舉迄于永熹察選清平多得其人雄又奏徵海內名

儒爲博士使公卿子弟爲諸生有志操者加其俸祿

及汝南謝廉河南趙建年始十二各能通經雄並奏

拜童子郎於是負書來學雲集京師初帝廢爲濟陰

王乳母宋娥與黃門孫程等共議立帝帝後以娥前

有謀遂封爲山陽君邑五千戶又封大將軍梁商子

冀襄邑侯雄上封事曰夫裂土封侯王制所重高皇

帝約非劉氏不王非有功不侯孝安皇帝封江京王

聖等遂致地震之異永建二年封陰謀之功又有日食之變數術之士咸歸咎於封爵今青州饑虛盜賊未息民有乏絕上求稟貸陛下乾乾勞思以濟民爲務宜循古法寧靜無爲以求天意以消災異誠不宜追錄小恩虧失大典帝不聽雄復諫曰臣聞人君莫不好忠正而惡讒諛諛然而歷世之患莫不以忠正得罪讒諛蒙倖者蓋聽忠難從諛易也夫刑罪人情之所甚惡貴寵人情之所甚欲是以時俗爲忠者少而習諛者多故令人主數聞其美稀知其過迷而不悟至於危亡臣伏見詔書顧念阿母舊德宿恩欲特加顯賞案尚書故事無乳母爵邑之制唯先帝時阿母王聖爲野王君聖造生讒賊廢立之禍生爲天下所咀嚼死爲天下所歡快桀紂貴爲天子而庸僕羞與

爲比者以其無義也夷齊賤爲匹夫而王侯爭與爲
伍者以其有德也今阿母躬蹈約儉以身率下羣僚
蒸庶莫不向風而與王聖並同爵號懼違本操失其
常願臣愚以爲凡人之心理不相遠其所不安古今
一也百姓深懲王聖傾覆之禍民萌之命危於累卵
常懼時世復有此類怵惕之念未離於心恐懼之言
未絕於口乞如前議歲以千萬給奉阿母內足以盡
恩愛之歡外可不爲吏民所怪梁冀之封事非機急
宜過災戾之運然後平議可否會復有地震緱氏山
崩之異雄復上疏諫曰先帝封野王君漢陽地震今
封山陽君而京城復震專政在陰其災尤大臣前後
誓言封爵至重王者可私人以財不可以官宜還阿
母之封以塞災異今冀已高讓山陽君亦宜崇其本

節雄言數切至娥亦畏懼辭讓而帝戀戀不能已卒

封之後阿母遂以交遘失爵是時大司農劉據以職

事被譴召詣尚書傳呼促步又加以捶撲雄上言九

卿位亞三事班在大臣行有佩玉之節動有庠序之

儀

禮記曰公侯佩山玄玉而朱組綬大夫佩水蒼玉而緹組綬

孝明皇帝始有撲

罰皆非古典帝從而改之其後九卿無復捶撲者自

雄掌納言多所匡肅每有章表奏議臺閣以為故事

遷司隸校尉初雄薦周舉為尚書舉既稱職議者咸

稱焉及在司隸又舉故冀州刺史馮直以為將帥而

直嘗坐臧受罪舉以此劾奏雄雄悅曰吾嘗事馮直

之父而又與直善今宣光以此奏吾乃是韓厥之舉

也由是天下服焉

韓厥獻子也國語曰趙宣子舉獻子於靈公以為司馬河曲之役

宣子使人以其乘車于行獻子執而戮之宣子皆告諸大夫曰可賀我矣吾寧厥也而中吾乃今知免於

明年坐法免後復爲尚書永和三年卒

周舉傳

周舉字宣光汝南汝陽人陳留太守防之子防在儒林傳舉姿貌短陋而博學洽聞爲儒者所宗故京師爲之語曰五經從橫周宣光延熹四年辟司徒李郃府時宦豎孫程等既立順帝誅滅諸閹議郎陳禪以爲閹太后與帝無母子恩宜徙別館絕朝見羣臣議者咸以爲宜舉謂郃曰昔鄭武姜謀殺莊公誓之黃泉秦始皇怨母失行久而隔絕後感潁考叔茅焦之言循復子道書傳美之

鄭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愛

及黃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潁考叔爲潁谷封人曰若掘地及泉墜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從之遂爲母子如初事見左傳茅焦事解見蘇竟傳也今諸閹新誅太后幽在離宮若

悲愁生疾一旦不虞主上將何以令於天下如從禪

議後世歸咎明公宜密表朝廷令奉太后率厲羣臣

朝覲如舊以厭天心以答人望郤卽上疏陳之明年

正月帝乃朝于東宮太后由此以安後長樂少府朱

倂音丑良反代郤爲司徒舉猶爲吏時孫程等坐懷表上

殿爭功帝怒悉徙封遠縣勅洛陽令促期發遣舉說

朱倂曰朝廷在西鍾下時非孫程等豈立朝廷謂順帝也孫程

與王康等十八人謀於西鍾下共立濟陰王爲順帝也雖韓彭吳賈之功何以

加諸韓信彭越吳漢賈復也今忘其大德錄其小過如道路天

折帝有殺功臣之譏及今未去宜急表之倂曰今詔

怒二尙書已奏其事吾獨表此必致罪譴舉曰明公

年過八十位至台輔不於今時竭忠報國惜身安寵

欲以何求祿位雖全必陷佞邪之譏諫而獲罪猶有

忠貞之名若舉言不足採請從此辭倂乃表諫帝果

從之舉後舉茂才爲平丘令

平丘縣屬陳留郡

上書言當世

得失辭甚切正尙書郭虔應賀等見之歎息共上疏

稱舉忠直欲帝置章御坐以爲規誠

章謂所上之書

舉稍遷

并州刺史太原一郡舊俗以介子推焚骸有龍忌之

禁

新序曰晉文公反國介子推無爵遂不出而焚死

專具歌恭傳龍星木之位也春見東方心爲大火懼

火之盛故爲之禁火俗傳云子推以此日被焚而禁

火至其亡月咸言神靈不樂舉火由是士民每冬中

輒一月寒食莫敢煙爨老小不堪歲多死者舉旣到

州乃作弔書以置子推之廟言盛冬去火殘損民命

非賢者之意以宣示愚民使還溫食

其事見桓譚新論及汝南先賢

傳也於是衆惑稍解風俗頗革轉冀州刺史陽嘉三年

司隸校尉左雄薦舉徵拜尙書舉與僕射黃瓊同心

輔政名重朝廷左右憚之是歲河南三輔大旱五穀

災傷天子親自露坐德陽殿東廂請雨又下司隸河南禱祀河神名山大澤詔書以舉才學優深特下策

問曰朕以不德仰承三統

天統地統人統謂之三統事見白虎通

夙興

夜寐思協大中

尚書洪範曰建用皇極孔安國注云皇大也極中也言立大中之道而行

也頃年以來旱災屢應稼穡焦枯民食困乏五品不

訓王澤未流

五品五常之教也書曰五品不遜汝羣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訓亦遜之義

司素餐據非其位審所貶黜變復之徵厥効何由分

別具對勿有所諱舉對曰臣聞易稱天尊地卑乾坤

定矣二儀交構乃生萬物萬物之中以人爲貴故聖

人養之以君成之以化順四時之宜適陰陽之和使

男女婚娶不過其時包之以仁恩導之以德教示之

以災異訓之以嘉祥此先聖承乾養物之始也夫陰

陽閉隔則二氣否塞二氣否塞則人物不昌人物不

昌則風雨不時風雨不時則水旱成災陛下處唐虞

之位未行堯舜之政近廢文帝光武之法而循亡秦

奢侈之欲內積怨女外有曠夫今皇嗣不興東宮未

立傷和逆理斷絕人倫之所致也非但陛下行此而

已豎宦之人亦復虛以形勢威侮良家取女閉之至

有白首歿無配偶逆於天心也昔武王入殷出傾

宮之女帝王紀曰武王入殷命召公釋箕子之成湯

遭災以六事剋己帝王紀曰湯伐桀後大旱七年洛

政不節邪使人疾邪苞直行邪讒夫昌魯僖遇旱而

自責祈雨解見楊皆以精誠轉禍為福自枯旱以來

彌歷年歲未聞陛下改過之効徒勞至尊暴露風塵

誠無益也又下州郡祈神致請昔齊有大旱景公欲

祀河伯晏子諫曰不可夫河伯以水為城國魚鼈為

民庶水盡魚枯豈不欲雨自是不能致也晏子春秋

下所行但務其華不尋其實猶緣木求魚却行求前

緣木求魚見孟子之文韓詩外傳曰夫明鏡所以照形往古所以知今夫惡知往古之所以危亡無異却

行而求遠於前人也誠宜推信革政崇道變惑出後宮不御之

女理天下冤枉之獄除大官重膳之費夫五品不訓

責在司徒有非其位宜急黜斥臣自藩外擢典納言

學薄智淺不足以對易傳曰陽感天不旋日易稽覽圖之文

也解見郎顛傳也惟陛下留神裁察因召見舉及尚書令成

翊世僕射黃瓊問以得失舉等並對以為宜慎官人

去斥貪汙離遠佞邪循文帝之儉尊孝明之教則時

雨必應帝曰百官貪汙佞邪者為誰乎舉獨對曰臣

從下州超備機密不足以別羣臣別音彼列反然公卿大

臣數有直言者忠貞也阿諛苟容者佞邪也司徒視

事六年未聞有忠言異謀愚心在此其後以事免司徒劉崎遷舉司隸校尉永和元年災異數見省內惡之詔召公卿中二千石尚書詣顯親殿問曰言事者多云昔周公攝天子事及薨成王欲以公禮葬之天

爲動變及更葬以天子之禮卽有反風之應

尚書洪範五行

傳曰周公死成王不圖大禮故天大雷雨禾偃大木拔及成王寤金縢之策改周公之葬尊以王禮申命

魯郊而天立復風雨禾稼盡起北鄉侯親爲天子而葬以王禮故數

有災異宜加尊諡列於昭穆羣臣議者多謂宜如詔旨舉獨對曰昔周公有請命之應隆太平之功故皇天動威以章聖德北鄉侯本非正統姦臣所立立不踰歲年號未改皇天不祐大命天昏

杜預注左傳曰短折曰天未名

曰春秋王子猛不稱崩魯子野不書葬

子猛周景王之子子野魯

襄公之子春秋經書王子猛卒杜元凱注云未卽位故不言崩又曰秋九月癸巳子野卒注曰不書葬未

也成君今北鄉侯無它功德以王禮葬之於事已崇不

宜稱諡災眚之來弗由此也於是司徒黃尚太常桓

焉等七十人同舉議帝從之尚字伯河南郡人也少

歷顯位亦以政事稱舉出爲蜀郡太守坐事免大將

軍梁商表爲從事中郎甚敬重焉六年三月上巳日

商大會賓客讌于洛水周官曰女巫掌歲時被除鬻

皆絮於東流水上自洗濯被除爲大絮也舉時稱

疾不往商與親暱酣飲極歡及酒闌倡罷繼以儺露

之歌坐中聞者皆爲掩涕纂文曰儺露今之挽歌也

上露何易晞露晞則朝還太僕張种時亦在焉會還

以事告舉舉歎曰此所謂哀樂失時非其所也殃將

及乎左傳曰叔孫昭子與宋公語相泣樂祁退而告

皆喪心也心之精爽是謂魂商至秋果薨商疾篤帝

後漢書卷九十一列傳十一中書書局聚

親臨幸問以遺言對曰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臣從事
中郎周舉清高忠正可重任也由是拜舉諫議大夫
時連有災異帝思商言召舉於顯親殿問以變胥舉
對曰陛下初立遵脩舊典興化致政遠近肅然頃年
以來稍違於前朝多寵倖祿不序德觀天察人準今

方古誠可危懼書曰僭恒暘若

尚書洪範之言也孔安國注曰若行僭差

則常暘順之也

夫僭差無度則言不從而下不正陽無以制

則上擾下竭宜密嚴勅州郡察彊宗大姦以時禽討
其後江淮猾賊周生徐鳳等處處並起如舉所陳時
詔遣八使巡行風俗皆選素有威名者乃拜舉為侍
中與侍中杜喬守光祿大夫周栩前青州刺史馮羨
尚書欒巴侍御史張綱兗州刺史郭遵大尉長史劉
班並守光祿大夫分行天下其刺史二千石有臧罪

顯明者驛馬上之墨綬以下便輒收舉其有清忠惠
利爲百姓所安宜表異者皆以狀上於是八使同時
俱拜天下號曰八俊舉於是劾奏貪猾表薦公清朝
廷稱之遷河內太守徵爲太鴻臚及梁太后臨朝詔
以殤帝幼崩廟次宜在順帝下太常馬訪奏宜如詔
書諫議大夫呂勃以爲應依昭穆之序先殤帝後順
帝詔下公卿舉議曰春秋魯閔公無子庶兄僖公代
立其子文公遂躋僖於閔上孔子譏之書曰有事于
太廟躋僖公傳曰逆祀也

事見左氏傳

及定公正其序經

曰從祀先公爲萬世法也

左氏傳從祀先公杜預云從順也先公閔公僖公也

將正二公之位親盛故通言先公也

今殤帝在先於秩爲父順帝在後

於親爲子先後之義不可改昭穆之序不可亂呂勃
議是也太后下詔從之遷光祿勳會遭母憂去職後

拜光祿大夫建和三年卒朝廷以舉清公亮直方欲

以爲宰相深痛惜之乃詔告光祿勳汝南太守曰昔

在前世求賢如渴封墓軾閭以光賢哲尚書曰武王入殿封比干

墓軾商故公叔見誅翁歸蒙述所以昭忠厲俗作範

後昆君公叔文子衛大夫也文子卒其子戍請諡於君曰昔者衛國凶饑夫子爲弼與國之餓者不

亦惠乎衛國有難夫子以其死衛寡人不亦貞乎夫

子聽衛國之政脩其班制不亦文乎諡夫子貞惠文

子事見禮記尹翁歸爲右扶風宣帝下詔褒揚賜金

百斤班固曰翁歸承風帝揚厥聲故曰蒙述也○劉

扶風案文少一卒字故光祿大夫周舉性侷夷魚伯夷

史魚也忠踰隨管隨會仲前授牧守及還納言出入京輦

有欽哉之績史記堯典曰咨在禁闈有密靜之風予

錄乃勳用登九列方欲式序百官亮協三事不永夙

終用乖遠圖朝廷愍悼良爲愴然詩不云乎肇敏戎

功用錫爾祉詩大雅也肇謀也敏疾也其令將大夫

以下到喪發日復會弔加賜錢十萬以旌委蛇素絲

之節焉

國風羔羊詩羔羊之皮素絲五純退食自公委蛇委蛇

子勰音勰

勰字巨勝少尚玄虛以父任爲郎自免歸家父故吏河南召夔爲郡將卑身降禮致敬於勰勰取交報之因杜門自絕後太守舉孝廉復以疾去時梁冀貴盛被其徵命者莫敢不應唯勰前後三辟竟不能屈後舉賢良方正不應又公車徵玄纁備禮固辭廢疾常隱處竄身慕老聃清淨杜絕人事巷生荆棘十有餘歲至延熹二年乃開門延賓游談宴樂及秋而梁冀誅年終而勰卒時年五十蔡邕以爲知命自勰曾祖父揚至勰孫恂六世一身皆知名云

黃瓊傳

黃瓊字世英江夏安陸人魏郡太守香之子也香在

文苑傳瓊初以父任爲太子舍人辭病不就遭父憂

服闋五府俱辟連年不應永建中公卿多薦瓊者於

是會稽賀純廣漢楊厚俱公車徵瓊至綸氏稱疾不

進綸氏卽夏之綸國少康之邑也竹書紀年云楚及秦伐鄭綸氏今洛州故嵩陽縣城是也有司

劾不敬詔下縣以禮慰遣遂不得已先是徵聘處士

多不稱望李固素慕於瓊乃以書逆遺之曰聞已度

伊洛近在萬歲亭豈卽事有漸將順王命乎萬歲亭在今洛

州故嵩陽縣西北武帝元封元年幸緱氏蓋君子謂登太室聞山上呼萬歲聲者三因以名焉

伯夷隘柳下惠不恭故傳曰不夷不惠可否之間語論

孔子曰伯夷叔齊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鄭玄注云不

爲夷齊之清不爲惠連之屈故曰異於是也蓋聖賢居身之所珍也誠遂

欲枕山棲谷擬跡巢由斯則可矣若當輔政濟民今

其時也自生民以來善政少而亂俗多必待堯舜之

君此爲志士終無時矣常聞語曰嶢嶢者易缺繳繳

者易汙陽春之曲和者必寡盛名之下其實難副宋玉

對楚襄王問曰客有歌於郢中者爲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爲陽春白雪屬而和者不過數百

人是其曲彌寡近魯陽樊君被徵初至朝廷設壇席猶

待神明樊君樊英也雖無大異而言行所守亦無所

缺而毀謗布流應時折減者豈非觀聽望深聲名太

盛乎自頃徵聘之士胡元安薛孟嘗朱仲昭顧季鴻

等其功業皆無所採是故俗論皆言處士純盜虛聲

願先生弘此遠謨令衆人歎服一雪此言耳瓊至卽

拜議郎稍遷尙書僕射初瓊隨父在臺閣習見故事

及後居職達練官曹爭議朝堂莫能抗奪時連有災

異瓊上疏順帝曰間者以來卦位錯謬易乾鑿度曰

常以太歲爲歲紀歲七十六爲一紀二十紀爲一部

首卽置積節首歲數加所入紀歲數以三十二除之

不足除者以乾坤始數二卦而寒燠相干蒙氣數興

得一歲未算

即主歲之卦也

日闇月散

謂不精明也

散原之天意殆不虛然陛下宜

開石室案河洛

石室藏書之府河洛圖書之文也

外命史官悉條上

永建以前至漢初災異與永建以後訖于今日孰爲

多少又使近臣儒者參考政事數見公卿察問得失

諸無功德者宜皆斥黜臣前頗陳災眚并薦光祿大

夫樊英太中大夫薛苞及會稽賀純廣漢楊厚未蒙

御省伏見處士巴郡黃錯漢陽任棠年皆耆耄有作

者七人之論

論語曰作者七人注云謂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

宜更

見引致助崇大化於是有詔公車徵錯等三年大旱

瓊復上疏曰昔魯僖遇旱以六事自讓躬節儉閉女

謁放讒佞者十三人誅稅民受貨者九人

春秋考異曰僖公

之時雨澤不澍比于九月公大驚懼率羣臣壽山川以六過自讓繼女謁放下讒佞郭都之等十三人誅

領人之吏受貨賂趙祝等九人曰幸在寡人方今天

旱野無生稼寡人當死百姓何謗請以身塞無狀也

等○劉歆曰注郭都之退舍南郊天立大雨今亦宜顧

省政事有所損闕務存質儉以易民聽尚方御府息

除煩費明勅近臣使遵法度如有不移示以好惡數

見公卿引納儒士訪以政化使陳得失又囚徒尚積

多致死亡亦足以感傷和氣招降災旱若改敝從善

擇用嘉謀則災消福至矣書奏引見德陽殿使中常

侍以瓊奏書屬主者施行自帝卽位以後不行籍田

之禮瓊以國之大典不宜久廢上疏奏曰自古聖帝

哲王莫不敬恭明祀增致福祥故必躬郊廟之禮親

籍田之勤以先羣萌率勸農功昔周宣王不籍千畝

號文公以爲大譏卒有姜戎之難終損中興之名

曰宣王卽位不籍千畝號文公諫曰夫入之大事在

農上帝之象盛是乎出故禮爲大信古者太史順

時剛土農祥辰正日月底于天廟先時九日太史告
稷曰陽氣俱蒸土膏其動稷以告王王即齋宮百官
御事王耕一發班三之庶人終于千畝王
弗聽後師敗績于姜氏之戎發音扶發反竊見陛下

遵稽古之鴻業體虔肅以應天順時奉元懷柔百神

朝夕觸塵埃於道路晝暮聆庶政以卹人雖詩詠成

湯之不怠違書美文王之不暇食誠不能加詩商頌

不濫不敢怠違書曰文王今廟祀適闕而祈穀絜齋

至于日中是不違暇食也之事近在明日臣恐左右之心不欲屢動聖躬以爲

親耕之禮可得而廢臣聞先王制典籍田有日司徒

咸戒司空除壇先時五日有協風之應王即齋宮饗

醴載耒誠重之也自癸巳以來仍西北風甘澤不集

寒涼尙結西北風曰不周風亦曰厲風見呂氏春秋也迎春東郊旣不躬

親先農之禮所宜自勉以逆和氣以致時風通義曰

八卦之道成萬物得以時至則陰陽變化之道成萬物得以時育生也易曰君子自強不

息斯其道也

乾卦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也

書奏帝從之頃之

遷尚書令瓊以前左雄所上孝廉之選專用儒學文

吏於取士之義猶有所遺乃奏增孝悌及能從政者

爲四科事竟施行又雄前議舉吏先試之於公府又

覆之於端門後尚書張盛奏除此科瓊復上言覆試

之作將以澄洗清濁覆實虛濫不宜改革帝乃止出

爲魏郡太守稍遷太常和平中以選入侍講禁中元

嘉元年遷司空桓帝欲褒崇大將軍梁冀使中朝二

千石以上會議其禮特進胡廣太常羊溥司隸校尉

祝恬太中大夫邊詔等咸稱冀之勳德其制度賚賞

以宜比周公錫之山川土田附庸

詩魯頌曰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

于魯啓爾土守爲周室輔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注云王成王也叔父周公也○劉歆

曰正文以宜周公案以瓊獨建議曰冀前以親迎之宜不成文理當作宜以

勞增邑三千又其子胤亦加封賞昔周公輔相成王

制禮作樂化致太平是以大啓土宇開地七百禮記明堂

位曰周公相武王以伐紂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位以理天下七年致政於成王以周公勳勞

於天下是以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車千乘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也今諸

侯以戶邑爲制不以里數爲限蕭何識高祖於泗水

霍光定傾危以興國皆益戶增封以顯其功高祖爲泗上亭

長蕭何佐之後拜何爲相國益封五千戶霍光廢昌邑王立宣帝後益封光萬七千戶冀可比

鄧禹合食四縣賞賜之差同於霍光使天下知賞必

當功爵不越德朝廷從之冀意以爲恨會以地動策

免復爲太僕永興元年遷司徒轉太尉梁冀前後所

託辟召一無所用雖有善人而爲冀所飾舉者亦不

加命延熹元年以日食免復爲大司農明年梁冀被

誅大尉胡廣司徒韓續司空孫朗皆坐阿附免廢復

拜瓊爲太尉以師傅之恩而不阿梁氏乃封爲邠鄉

侯

說文云邠鄉川縣也漢邠川有周承休侯國元始二年更名曰邠音亢

邑千戶瓊辭

疾讓封六七上言旨懇惻乃許之梁冀旣誅瓊首居

公位舉奏州郡素行貪汙至死徙者十餘人海內由

是翕然望之尋而五侯擅權傾動內外自度力不能

匡乃稱疾不起

五侯謂左愷徐璜等

四年以寇賊免其年復爲

司空秋以地震免七年疾篤上疏諫曰臣聞天者務

剛其氣君者務彊其政是以王者處高自持不可不

安履危任力不可不據夫自持不安則顛任力不據

則危故聖人升高據上則以德義爲首涉危蹈傾則

以賢者爲力唐堯以德化爲冠冕以稷契爲筋力高

而益崇動而愈據此先聖所以長守萬國保其社稷

者也昔高皇帝應天順民奮劍而王埽除秦項革命

創制降德流祚至於哀平則帝道不綱秕政日亂遂使姦佞擅朝外戚專恣所冠不以仁義爲冕所蹈不以賢佐爲力終至顛蹶滅絕漢祚天維陵弛民鬼慄愴賴皇乾眷命炎德復輝光武以聖武天挺繼統興業創基冰泮之上立足枳棘之林

冰泮喻危陷枳棘喻艱難

擢賢

於衆愚之中畫功於無形之世

形兆也言未有天下之兆畫或作書也

崇禮義於交爭循道化於亂離是自歷高而不傾任力危而不跌興復洪祚開建中興光被八極垂名無窮至於中葉盛業漸衰陛下初從藩國爰升帝位天下拭目謂見太平而卽位以來未有勝政諸梁秉權豎宦充朝重封累職傾動朝廷卿校牧守之選皆出

其門羽毛齒革明珠南金之寶殷滿其室

殷盛也

富擬

王府執回天地言之者必族附之者必榮忠臣懼死

而杜口萬夫怖禍而木舌

法言曰金塞陛下耳目之口木舌也

明更爲聾瞽之主故太尉李固杜喬忠以直言德以

輔政念國忘身隕歿爲報而坐陳國議遂見殘滅

才臥

賢愚切痛海內傷懼又前白馬令李雲指言宦

官罪穢宜誅皆因衆人之心以救積薪之敝

賈誼上疏曰夫

抱火厝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及弘農杜衆知雲

然因謂之安方今之政何以異此也

所言宜行懼雲以忠獲罪故上書陳理之乞同日而

死所以感悟國家庶雲獲免而雲既不辜衆又并坐

天下尤痛益以怨結故朝野之人以忠爲諱昔趙殺

鳴犢孔子臨河而反夫覆巢破卵則鳳皇不翔刳牲

天胎則麒麟不臻誠物類相感理使其然

史記曰孔

趙簡子至於河而聞寶鳴犢舜華之死也臨河而數

曰美哉洋洋丘之不濟此命也夫寶鳴犢舜華晉之

賢大夫也趙簡子不得志之時須此兩人而後從政

後漢書卷九十一列傳

涸澤而漁則蚊龍不處其淵覆巢毀卵則鳳皇不
翔何則君子諱傷其類也事亦見孔子家語文也尚

書周永昔為沛令素事梁冀幸其威執坐事當罪越

拜令職見冀將衰乃陽毀示忠遂因姦計亦取封侯

又黃門協邪羣輩相黨自冀興盛腹背相親朝夕圖

謀共構姦軌臨冀當誅無可設巧復記其惡以要爵

賞陛下不加清徵審別真偽復與忠臣並時顯封使

朱紫共色粉墨雜蹂所謂抵金玉於沙礫抵投也碎

珪璧於泥塗四方聞之莫不憤歎昔曾子大孝慈母

投杼解見寇伯奇至賢終於流放說苑曰王國子前

伯封後母欲其子立為太子說王曰伯子好妾王不
信其母曰令伯奇於後國妾過其旁王上臺視之即

可知王如其言伯奇入國後母陰取蜂十數置單衣
中過伯奇邊曰蜂螫我伯奇就衣中取蜂殺之王遙

見之乃逐伯奇也○劉胙曰注伯奇王
國子案伯奇是尹吉甫子王國未詳夫讒諛所舉

無高而不可升相抑無深而不可淪可不察歟臣至

頑驚世荷國恩身輕位重勤不補過然懼於永歿負
釁益深敢以垂絕之日陳不諱之言庶有萬分無恨

三泉

三者數之極一
生二二生三三
生萬物天地其
人之極數故以
三爲名者取其
深之極也

其

年卒時年七十九贈車騎將軍諡曰忠侯孫琬

琬字子琰少失父早而辯慧祖父瓊初爲魏郡太守
建和元年正月日食京師不見而瓊以狀聞太后詔
問所食多少瓊思其對而未知所況琬年七歲在傍
曰何不言日食之餘如月之初瓊大驚卽以其言應
詔而深奇愛之後瓊爲司徒琬以公孫拜童子郎辭
病不就知名京師時司空盛允有疾瓊遣琬候問會
江夏上蠻賊事副府副本詣
公府也允發書視畢微戲琬曰
江夏大邦而蠻多士少琬奉手對曰蠻夷猾夏責在
司空因拂衣辭去允甚奇之稍遷五官中郎將時陳

蕃爲光祿勳深相敬待數與議事舊制光祿舉三署

郎以高功久次才德尤異者爲茂才久次謂久居官次也四行

時權富子弟多以人事得舉而貧約守志者以窮退

見遺京師爲之謠曰欲得不能光祿茂才能音乃來反於

是琬蕃同心顯用志士平原劉醇河東朱山蜀郡殷

參等並以才行蒙舉蕃琬遂爲權富郎所見中傷事

下御史丞王暢侍御史刁韙韙暢素重蕃琬不舉其

事而左右復陷以朋黨暢坐左轉議郎而免蕃官琬

韙俱禁錮韙字子榮彭城人後陳蕃被徵而言事者

多訟韙復拜議郎遷尚書在朝有鯁直節出爲魯東

海二郡相性抗厲有明略所在稱神常以法度自整

家人莫見墮容焉琬被廢棄幾二十年至光和末太

尉楊賜上書薦琬有撥亂之才由是徵拜議郎擢爲

青州刺史遷侍中中平初出爲右扶風徵拜將作大匠少府太僕又爲豫州牧時寇賊陸梁州境彫殘琬討擊平之威聲大震政績爲天下表封關內侯及董卓秉政以琬名臣徵爲司徒遷太尉更封陽泉鄉侯卓議遷都長安琬與司徒楊彪同諫不從琬退而駁議之曰昔周公營洛邑以寧姬光武下東都以隆漢天之所啓神之所安大業既定豈宜妄有遷動以虧四海之望時人懼卓暴怒琬必及害固諫之琬對曰昔白公作亂於楚屈廬冒刃而前新序曰白公勝殺子司馬皆死勝拔劍而屬之屈廬曰子與我將舍子不與我將殺子屈廬曰詩有之曰莫莫葛藟延于條枚體憐君子求福不回今子殺子叔父而求福於廬也可乎且吾聞之知命之士見利不動臨死則死是謂人臣之禮故上知天命下知臣道其崔杼弑君可劫乎子胡不推之自公勝乃入其劍焉崔杼弑君於齊晏嬰不懼其盟解見馮吾雖不德誠慕古人之

節琬竟坐免卓猶敬其名德舊族不敢害後與楊彪同拜光祿大夫及徙西都轉司隸校尉與司徒王允同謀誅卓及卓將李傕郭汜攻破長安遂收琬下獄死時年五十二

論曰古者諸侯歲貢士進賢受土賞非賢貶爵士升

之司馬辯論其才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祿之尚書

大傳曰古者諸侯之於天子三年一貢士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有功者天子賜

以車服弓矢號曰命諸侯有不貢士謂之不率正一不適謂之過再不適謂之傲三不適謂之誣誣者天

子紕之紕一紕以爵再紕以地三紕而爵地畢也故王者得其人進仕勸其行

經邦弘務所由久矣漢初詔舉賢良方正州郡察孝

廉秀才斯亦貢士之方也中興以後復增敦朴有道

賢能直言獨行高節質直清白敦厚之屬榮路既廣

缺望難裁自是竊名僞服浸以流競權門貴仕請謁

繁興自左雄任事限年試才雖頗有不密固亦因識

時宜

劉歆曰案文
當作因時識宜

而黃瓊胡廣張衡崔瑗之徒泥

滯舊方互相詭駁循名者屈其短算實者挺其效故

雄在尚書天下不敢妄選十餘年間稱爲得人斯亦

效實之徵乎順帝始以童弱反政而號令自出知能

任使故士得用情天下喁喁仰其風采遂乃備玄纁

玉帛以聘南陽樊英天子降寢殿設壇席尚書奉引

延問失得急登賢之舉虛降己之禮於是處士鄙生

忘其拘儒

拘儒猶
褊狹也

拂巾衽裼以企旌車之招矣至乃

英能承風俊乂咸事若李固周舉之淵謨弘深左雄

黃瓊之政事貞固桓焉楊厚以儒學進崔瑗馬融以

文章顯吳祐蘇章种暲樂巴牧民之良幹龐參虞詡

將帥之宏規王龔張皓虚心以推士張綱杜喬直道

以糾違郎顛陰陽詳密張衡機術特妙東京之士於

茲盛焉向使廟堂納其高謀疆場宣其智力帷幄容

其蹇辭舉厝稟其成式則武宣之軌豈其遠而而語也

論語曰豈不爾思室是遠而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可爲恨哉

及孝桓之時碩德繼興碩大也陳蕃楊秉處稱賢宰皇

甫張段出號名將王暢李膺彌縫袞闕彌縫猶補也詩云袞職

有嗣惟仲山甫補之朱穆劉陶獻替匡時郭有道獎鑒人倫陳

仲弓弘道下邑其餘宏儒遠智高心絜行激揚風流

者不可勝言而斯道莫振文武陵隊在朝者以正議

嬰戮謝事者以黨錮致災往車雖折而來軫方適廣雅

日道也所以傾而未顛決而未潰豈非仁人君子心力

之爲乎嗚呼

贊曰雄作納言古之八元舉升以彙越自下蕃彙類也易

曰以其彙征吉彙音謂

登朝理政並紓災昏

紓解也音

瓊名夙

知累章國疵

疵病也

琬亦早秀位及志差

志意差舛不能遂也差音

楚家反

後漢書卷九十一

後漢書卷九十一考證

左雄傳孝廉徐淑注淑字伯達○毛本作伯進

封陰謀之功○何焯曰功一刻日

周舉傳言事者多云○云字毛本作矣

繼以麗露之歌注麗上露何易晞○臣良表按古今

注露上有朝字以七字爲句

黃瓊傳於是會稽賀純廣漢楊厚俱公車徵○何焯

曰於是下當有與字

有作者七人之論○論毛本作志

陛下不加清徵○諸本同徵當作徵

伯奇至賢終於流放劉攽曰伯奇是尹吉甫子○子

字諸本皆誤作事

後漢書卷九十一考證

...

...

...

...

...

...

...

...

...

...

...

...

後漢書卷九十二

宋

宣

城

太

守范

曄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注

荀韓鍾陳列傳第五十二

荀淑傳

子爽

孫悅

荀淑字季和潁川潁陰人也荀卿十一世孫也

卿名況趙

人也爲楚蘭陵令著書二十二篇號荀卿子避宣帝諱故改曰孫也

少有高行博學而

不好章句多爲俗儒所非而州里稱其知人安帝時

徵拜郎中後再遷當塗長

當塗縣名故城在今宣州

去職還鄉里

當世名賢李固李膺等皆師宗之及梁太后臨朝有

日食地震之變詔公卿舉賢良方正光祿勳杜喬少

府房植舉淑對策譏刺貴倖爲大將軍梁冀所忌出

補朗陵侯相

續漢書曰淑對策刺梁氏故出也

莅事明理稱爲神君

頃之奔官歸閑居養志產業每增輒以贍宗族知友
年六十七建和三年卒李膺時為尚書自表師喪

曰事師無犯無隱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心喪三年二縣皆為立祠有子八

人儉緼靖燾汪爽肅專並有名稱時人謂八龍

音道汪音烏光反說文云汪深廣也俗本改作注非專本或作敷初荀氏舊里名西

豪宅今許州城內西南有荀淑故穎陰令渤海苑康以

為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左傳曰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隲鼓摶鸞大臨

龍降庭堅仲容叔達今荀氏亦有八子故改其里曰高陽里靖

有至行不仕年五十而終號曰玄行先生皇甫謐高士傳曰靖

字叔慈少有俊才動止以禮靖弟爽亦以才顯於當時或問汝南許章曰爽與增孰賢章曰皆玉也慈明

外人穎陰令丘禎追號靖曰玄行先生也淑兄子

昱字伯條曇字元智昱為沛相曇為廣陵太守兄弟

皆正身疾惡志除閹官其支黨賓客有在二郡者織

罪必誅昱後共大將軍竇武謀誅中官與李膺俱死
曇亦禁錮終身

爽字慈明一名諝

音息汝反

幼而好學年十二能通春秋

論語太尉杜喬見而稱之曰可爲人師爽遂耽思經

書慶弔不行徵命不應潁川爲之語曰荀氏八龍慈

明無雙延熹元年太常趙典舉爽至孝拜郎中對策

陳便宜曰臣聞之於師曰漢爲火德火生於木木盛

於火故其德爲孝

火木之子

木至夏而盛

故爲孝

之位

其象在周易

之離夫在地爲火在天爲日

易說卦曰

爲火爲日也

在天者用

其精在地者用其形夏則火王其精在天溫暖之氣

養生百木是其孝也冬時則廢其形在地酷烈之氣

焚燒山林是其不孝也故漢制使天下誦孝經選吏

舉孝廉

平帝時王莽作書

八篇戒子孫

令學官以教

長史能誦者比孝經音義云

言用之得選舉

舉

舉

舉

舉

也夫喪親自盡孝之終也

盡謂盡其哀感也

今之公卿及二

千石三年之喪不得即去殆非所以增崇孝道而克

稱火德者也往者孝文勞謙行過乎儉

易謙卦九三爻勞謙君子

有終吉

故其遺詔以日易月此當時之宜不可貫之萬

世古今之制雖有損益而諒闇之禮未嘗改移以示

天下莫遺其親

遺志也

今公卿羣寮皆政教所瞻而父

母之喪不得奔赴夫仁義之行自上而始敦厚之俗

以應乎下傳曰喪祭之禮闕則人臣之恩薄背死忘

生者衆矣曾子曰人未有自致者必也親喪乎

專見論語

致猶盡也極也

春秋傳曰上之所爲民之歸也

左氏傳臧武仲之言

夫

上所不爲而民或爲之故加刑罰若上之所爲民亦

爲之又何誅焉昔翟方進以自備宰相而不敢踰制

○劉敞曰案文以至遭母憂三十六日而除

前書翟方進爲丞相

禮後母憂行服三十六日夫失禮之源自上而始古

者大喪三年不呼其門注公羊傳之文也何休所以崇

國厚俗篤化之道也事失宜正過勿憚改憚難天下

通喪可如舊禮禮記曰三年之喪臣聞有夫婦然後

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

上下然後有禮義禮義備則人知所厝矣語見易夫

婦人倫之始王化之端故文王作易上經首乾坤下

經首咸恒咸恒至未濟為下經孔子曰天尊地卑乾

坤定矣辭也夫婦之道所謂順也堯典曰釐降二女

於媯汭嬪于虞降者下也嬪者婦也言雖帝堯之女

下嫁於虞猶屈體降下勤脩婦道易曰帝乙歸妹以

祉元吉易泰卦六五爻辭也王輔嗣注云婦人謂嫁

順降身應二帝乙歸妹誠合斯義也案史記婦人謂

紂父名帝乙此文以帝乙為湯湯名天乙也婦人謂

嫁曰歸言湯以娶禮歸其妹於諸侯也春秋之義王

姬嫁齊使魯主之不以天子之尊加於諸侯也公羊傳曰

夏章伯逆王姬章伯者何吾大夫之命于天子者何以不稱使天子召而使逆之逆之者何使我主之也

曷爲使我主之天子嫁女於諸侯必使同姓諸侯主之何休注云不自爲主尊卑不敵也今漢承

秦法設尚主之儀以妻制夫以卑臨尊違乾坤之道

失陽唱之義易緯曰陽唱而陰和也孔子曰昔聖人之作易也

仰則觀象於天俯則察法於地覩鳥獸之文與地之

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

情皆易繫之文也今觀法於天則北極至尊四星妃后北極北極

也軒轅四星察法於地則崑山象夫卑澤象妻崑猶

女主之象也易艮下兌上爲減艮爲山夫象也兌爲澤妻象也咸感也山澤通氣夫婦之相感也覩鳥獸之

文鳥則雄者鳴雉雌能順服獸則牡爲唱導牝乃相

從近取諸身則乾爲人首坤爲人腹易說卦也遠取諸

物則木實屬天根亥屬地該音陽尊陰卑蓋乃天性

且詩初篇實首關雎禮始冠婚先正夫婦儀禮士冠禮爲始士

婚禮次之天地六經其旨一揆宜改尚主之制以稱乾坤

之性遵法堯湯式是周孔式法也合之天地而不謬質

之鬼神而不疑人事如此則嘉瑞降天吉符出地五

躔咸備各以其敘矣躔是也史記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又時陽若曰哲時燠若曰

五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昔者聖人建天地之中而謂

之禮禮者所以興福祥之本而止禍亂之源也人能

枉欲從禮者則福歸之順情廢禮者則禍歸之推禍

福之所應知興廢之所由來也衆禮之中婚禮爲首

故天子娶十二天之數也諸侯以下各有等差事之

降也白虎通曰天子娶十二法天則有十二陽性純

而能施陰體順而能以禮濟樂節宣其氣左傳曰昔音侯

後漢書卷九十一列傳四一中華書局聚

有疾醫和視之曰疾不可為也是為近女室疾如蠱非鬼非食惑以喪志公曰女不可近乎對曰節之先王宣其樂所以節百事也天有六氣過則為災於是一昔節宣其氣也○劉放曰注昔晉侯有疾玩文多一昔

字故能豐子孫之祥致老壽之福及三代之季淫而

無節瑤臺傾宮陳妾數百列女傳曰夏桀為璇室瑤臺以臨雲雨紂為傾宮解

見桓帝紀陽竭於上陰隔於下故周公之戒曰不知稼穡

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時亦罔或克壽

是其明戒事見尚書無逸篇其詞與此微有不同也後世之人好福不務

其本惡福不易其軌傳曰截趾適屨孰云其愚何與

斯人追欲喪軀誠可痛也適猶從也言喪身之愚甚於截趾也臣竊聞

後宮采女五六千人從官侍使復在其外冬夏衣服

朝夕稟糧耗費縑帛空竭府藏徵調增倍十而稅一

空賦不辜之民以供無用之女百姓窮困於外陰陽

隔塞於內故感動和氣災異屢臻臣愚以為諸非禮

禮

聘未曾幸御者一皆遣出使成妃合一曰通怨曠和

陰陽二曰省財用實府庫三曰脩禮制綏眉壽四曰

配陽施祈蠡斯

蠡斯蜈蚣也其性不妒故能子孫衆多詩曰蠡斯羽詵詵兮宜爾子孫振

兮振五曰寬役賦安黎民此誠國家之弘利天人之大

福也夫寒熱晦明所以爲歲尊卑奢儉所以爲禮故

以晦明寒暑之氣尊卑侈約之禮爲其節也易曰天

地節而四時成

辭卦象也

春秋傳曰唯器與名不可以

假人

杜預注左氏云器謂車服名謂爵號

孝經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

禮者尊卑之差上下之制也昔季氏八佾舞於庭非

有傷害困於人物而孔子猶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

洪範曰惟辟作威惟辟作福惟辟玉食凡此三者君

所獨行而臣不得同也今臣僭君服下食上珍所謂

害于而家凶于而國者也宜略依古禮尊卑之差及

董仲舒制度之別

前書董仲舒曰王者正法度嚴督之宜別上下之序以防欲也

有司必行其命此則禁亂善俗足用之要奏聞卽弃

官去後遭黨錮隱於海上又南遁漢濱積十餘年以

著述爲事遂稱爲碩儒黨禁解五府並辟司空袁逢

舉有道不應及逢卒爽制服三年當世往往化以爲

俗時人多不行妻服雖在親憂猶有弔問喪疾者劉

攷曰案文當作弔喪問疾又私諡其君父及諸名士爽皆引據大

義正之經典雖不悉變亦頗有改

喪服曰夫爲妻齊衰杖期禮記曰曾

子問三年之喪而弔哭不亦虛乎後公車徵爲大將

軍何進從事中郎進恐其不至迎薦爲侍中及進敗

而詔命中絕獻帝卽位董卓輔政復徵之爽欲遁命

吏持之急不得去因復就拜平原相行至宛陵復追

爲光祿勳視事三日進拜司空爽自被徵命及登台

司九十五日因從遷都長安爽見董卓忍暴滋甚必危社稷其所辟舉皆取才略之士將共圖之亦與司徒王允及卓長史何顥等爲內謀會病薨年六十三著禮易傳詩傳尚書正經春秋條例又集漢事成敗可爲鑒戒者謂之漢語又作公羊問及辨讖并它所論敘題爲新書凡百餘篇今多所亡缺兄子悅或並知名或自有傳

論曰荀爽鄭玄申屠蟠俱以儒行爲處士累徵並謝病不詣及董卓當朝復備禮召之蟠玄竟不屈以全其高爽已黃髮矣獨至焉未十旬而取卿相意者疑其乖趣舍余竊商其情以爲出處君子之大致也平運則弘道以求志陵夷則濡跡以匡時

濡跡解見崔駰傳

荀

公之急急自勵其濡跡乎不然何爲違貞吉而履虎

尾焉

易履卦曰履道坦坦幽人貞吉又曰履虎尾觀

其遜言遷都之議以救楊黃之禍

楊彪黃

及後潛圖

董氏幾振國命所謂大直若屈道固逶迤也

老子云大直若

屈大巧若拙逶迤曲也

悅字仲豫儉之子也儉早卒悅年十二能說春秋家

貧無書每之人間所見篇牘一覽多能誦記性沈靜

美姿容尤好著述靈帝時闈官用權士多退身窮處

悅乃託疾隱居時人莫之識從弟彧特稱敬焉初辟

鎮東將軍曹操府遷黃門侍郎獻帝頗好文學悅與

彧及少府孔融侍講禁中旦夕談論累遷祕書監侍

中時政移曹氏天子恭己而已悅志在獻替而謀無

所用乃作申鑒五篇其所論辨通見政體既成而奏

之其大略曰夫道之本仁義而已矣

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五

典以經之羣籍以緯之詠之歌之弦之舞之前監既
明後復申之故古之聖王其於仁義也申重而已致
政之術先屏四患乃崇五政一曰僞二曰私三曰放
四曰奢僞亂俗私壞法放越軌奢敗制四者不除則
政末由行矣夫俗亂則道荒雖天地不得保其性矣
法壞則世傾雖人主不得守其度矣軌越則禮亡雖
聖人不得全其道矣制敗則欲肆雖四表不得充其
求矣肆放也是謂四患興農桑以養其性審好惡以正
其俗宣文教以章其化立武備以秉其威明賞罰以
統其法是謂五政人不畏死不可懼以罪人不樂生
不可勸以善雖使契布五教臯陶作士政不行焉尚書
舜謂契曰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謂臯陶曰汝作士明于五刑故在上者先豐人
財以定其志帝耕籍田后桑蠶宮籍田事解見前紀禮記曰季春之月

后妃齋戒親東向桑以勸蠶事古者天子諸侯國無
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爲之宮仞有三尺也

遊人野無荒業財不賈用言自足也力不妄加以周人事

是謂養生周給也君子之所以動天地應神明正萬物

而成王化者必乎真定而已故在上者審定好醜焉

善惡要乎功罪毀譽効於準驗聽言責事舉名察實

無感詐僞以蕩衆心故事無不覈物無不切善無不

顯惡無不章俗無姦怪民無淫風百姓上下覩利害

之存乎己也故肅恭其心慎脩其行內不回惑外無

異望則民志平矣是謂正俗君子以情用小人以刑

用榮辱者賞罰之精華也故禮教榮辱以加君子化

其情也極桎鞭撲以加小人化其刑也君子不犯辱

況於刑乎小人不忌刑況於辱乎若教化之廢推中

人而墜於小人之域教化之行引中人而納於君子

之塗是謂章化

章明也

小人之情緩則驕驕則恣恣則

怨怨則叛危則謀亂安則思欲非威強無以懲之故

在上者必有武備以戒不虞以遏寇虐安居則寄之

內政有事則用之軍旅

國語齊桓公問管仲曰國安可乎管仲曰未可君若正卒

伍脩甲兵則大國亦將脩之小國設備可作內政而寄軍令隣國

寄軍令焉注云政國政也言脩國政而寄軍令隣國

不知是謂秉威賞罰政之柄也殺戮之謂刑慶賞之謂

德明賞必罰審信慎令賞以勸善罰以懲惡人主不

妄賞非徒愛其財也賞妄行則善不勸矣不妄罰非

矜其人也罰妄行則惡不懲矣賞不勸謂之止善罰

不懲謂之縱惡在上者能不止下爲善不縱下爲惡

則國法立矣是謂統法四患旣蠲五政又立行之以

誠守之以固簡而不怠疎而不失無爲爲之使自施

之無事事之使自交之

老子曰故德交歸也無爲事無不肅而

成不嚴而化垂拱揖讓而海內平矣是謂爲政之方
又言尙主之制非古也釐降二女陶唐之典歸妹元
吉帝乙之訓王姬歸齊宗周之禮以陰乘陽違天以
婦陵夫違人違天不祥違人不義又古者天子諸侯
有事必告于廟朝有二史左史記言右史書事

禮記曰天子

子朝曰于東門之外聽朔于南門之外閏月則闔門
左扉立于其中言則左史書之動則右史書之也

事爲春秋言爲尙書君舉必記善惡成敗無不存焉
下及士庶苟有茂異咸在載籍或欲顯而不得或欲
隱而名章得失一朝而榮辱千載善人勸焉淫人懼

焉

淫過也左氏傳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
名章書齊豹盜三叛人名以懲不義也

宜於今

者備置史官掌其典文紀其行事每於歲盡舉之尙
書以助賞罰以弘法教帝覽而善之帝好典籍常以
班固漢書文繁難省乃令悅依左氏傳體以爲漢紀

三十篇詔尚書給筆札辭約事詳論辨多美其序之
曰昔在上聖惟建皇極經緯天地觀象立法乃作書

契以通宇宙揚于王庭厥用大焉先王光演大業肆

于時夏

詩周頌曰我求懿德肆于時夏鄭玄注曰懿美也肆陳也我武王也求美德之士而任用

之故陳于是夏而歌之也

亦惟厥後永世作典夫立典有五志焉

一曰達道義二曰章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勳

五曰表賢能於是天人之際事物之宜粲然顯著罔

不備矣世濟其軌不隕其業

濟成也

損益盈虛與時消

息臧否不同其揆一也漢四百有六載撥亂反正統

武興文永惟祖宗之洪業思光啓乎萬嗣聖上穆然

惟文之恤瞻前顧後是紹是繼闡崇大猷命立國典

於是綴敘舊書以述漢紀中興以前明主賢臣得失

之軌亦足以觀矣又著崇德正論及諸論數十篇年

六十二建安十四年卒

韓韶傳

韓韶字仲黃潁川舞陽人也少仕郡辟司徒府時太山賊公孫舉僞號歷年守令不能破散多爲坐法尙書選三府掾能理劇者乃以韶爲羸長

羸縣故城今在兗州博城

北縣東

賊聞其賢相戒不入羸境餘縣多被寇盜廢耕

桑其流入縣界求索衣糧者甚衆韶愍其飢困乃開倉賑之所稟贍萬餘戶主者爭謂不可韶曰長活溝壑之人而以此伏罪含笑入地矣太守素知韶名德竟無所坐以病卒官同郡李膺陳寔杜密荀淑等爲立碑頌焉子融字元長少能辦理而不爲章句學聲名甚盛五府竝辟獻帝初至太僕年七十卒

鍾皓傳

鍾皓字季明潁川長社人也爲郡著姓世善刑律皓少以篤行稱公府連辟爲二兄未仕避隱密山

密縣山也

以詩律教授門徒千餘人同郡陳寔年不及皓皓引與爲友皓爲郡功曹會辟司徒府臨辭太守問誰可代卿者皓曰明府欲必得其人西門亭長陳寔可寔聞之曰鍾君似不察人不知何獨識我皓頃之自劾去前後九辟公府徵爲廷尉正博士林慮長皆不就時皓及荀淑竝爲士大夫所歸慕李膺常歎曰荀君清識難尙鍾君至德可師皓兄子瑾母膺之姑也瑾好學慕古有退讓風與膺同年俱有聲名膺祖太尉脩常言瑾似我家性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復以膺妹妻之瑾辟州府未嘗屈志膺謂之曰孟子以爲人無是非之心非人也

孟子曰人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

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弟何期不與孟軻同邪瑾常

以膺言白皓皓曰昔國武子好昭人過以致怨本國

子齊大夫齊慶克通於齊君之母國武子知之面責慶克夫人遂譖武子而逐之專見左傳○劉攽曰正

文案昭卒保身全家爾道爲貴其體訓所安多此類

也年六十九終於家諸儒頌之曰林慮懿德非禮不

處悅此詩書弦琴樂古五就州招九膺台輔逵巡王

命卒歲容與皓孫繇建安中爲司隸校尉海內先賢傳曰繇字

元滂郡主簿迪之子也魏志曰舉孝廉爲尚書郎辟三府爲廷尉正黃門侍郎

陳寔傳

陳寔字仲弓潁川許人也出於單微自爲兒童雖在

戲弄爲等類所歸少作縣吏常給事廝役後爲都亭

刺史佐而有志好學坐立誦讀縣令鄧邵試與語奇

之聽受業太學後令復召爲吏乃避隱陽城山中時

有殺人者同縣揚吏以疑寔縣遂逮繫考掠無實而

後得出及爲督郵乃密託許令禮召揚吏遠近聞者

咸歎服之家貧復爲郡西門亭長尋轉功曹時中常

侍侯覽託太守高倫用吏倫教署爲文學掾寔知非

其人懷檄請見檄板書謂以高倫之教書之言曰此

人不宜用而侯常侍不可違寔乞從外署不足以塵

明德倫從之請從外署之舉不於是鄉論怪其非舉

寔終無所言倫後被徵爲尚書郡中士大夫送至輪

氏傳舍輪氏縣名屬潁川郡今故嵩陽縣是倫謂衆人言曰吾前爲侯

常侍用吏陳君密持教還而於外白署比聞議者以

此少之此咎由故人畏憚強禦陳君可謂善則稱君

過則稱己者也寔固自引愆聞者方歎息由是天下

服其德司空黃瓊辟選理劇補聞喜長旬月以暮喪

去官復再遷除太丘長

太丘縣屬沛國故城在亳縣西北也修德

清靜百姓以安鄰縣人戶歸附者寔輒訓導譬解發

遣各令還本司官行部

司官謂主司之官也

吏慮有訟者白欲

禁之寔曰訟以求直禁之理將何申其勿有所拘司

官聞而歎息曰陳君所言若是豈有怨於人乎亦竟

無訟者以沛相賦斂違法乃解印綬去吏人追思之

及後逮捕黨人事亦連寔餘人多逃避求免寔曰吾

不就獄衆無所恃乃請囚焉遇赦得出靈帝初大將

軍竇武辟以爲掾屬時中常侍張讓權傾天下讓父

死歸葬潁川雖一郡畢至而名士無往者讓甚耻之

寔乃獨弔焉及後復誅黨人讓感寔故多所全省寔

在鄉閭平心率物其有爭訟輒求判正曉譬曲直退

無怨者至乃歎曰寧爲刑罰所加不爲陳君所短時

歲荒民儉有盜夜入其室止於梁上寔陰見乃起自
整拂呼命子孫正色訓之曰夫人不可不自勉不善
之人未必本惡習以性成遂至於此梁上君子者是
矣盜大驚自投於地稽顙歸罪寔徐譬之曰視君狀
貌不似惡人宜深剋己反善然此當由貧困令遺絹
二匹自是一縣無復盜竊太尉楊賜司徒陳耽每拜
公卿羣僚畢賀賜等常歎寔大位未登愧於先之及
黨禁始解大將軍何進司徒袁隗遣人敦寔教勸也欲
特表以不次之位寔乃謝使者曰寔久絕人事飾巾
待終而已時三公每缺議者歸之累見徵命遂不起
閉門懸車棲遲養老中平四年年八十四卒于家何
進遣使弔祭海內赴者三萬餘人制衰麻者以百數
共刊石立碑謚爲文範先生

先賢行狀曰將軍何有
進遣官屬弔祠爲謚

六子紀謹最賢

紀字元方亦以至德稱兄弟孝養閨門靡和後進之

士皆推慕其風及遭黨錮發憤著書數萬言號曰陳

子黨禁解四府並命無所屈就遭父憂每哀至輒歐

血絕氣雖衰服已除而積毀消瘠殆將滅性豫州刺

史嘉其至行表上尚書圖象百城以厲風俗董卓入

洛陽乃使就家拜五官中郎將不得已到京師遷侍

中出爲平原相往謁卓時欲徙都長安乃謂紀曰三

輔平敞四面險固土地肥美號爲陸海前書曰東方朔曰三輔之

地西南有江淮北有河渭汾瀕以東商洛今關東兵起

恐洛陽不可久居長安猶有宮室今欲西遷何如紀

曰天下有道守在四夷左傳曰楚沈尹成曰古者天子守在諸

侯也宜修德政以懷不附遷移至尊誠計之末者愚以

公宜事委公卿專精外任其有違命則威之以武今

關東兵起民不堪命若謙遠朝政率師討伐則塗炭

之民庶幾可全若欲徙萬乘以自安將有累卵之危

崢嶸之險也紀累卵解見皇若卓意甚忤而敬紀名行

無所復言時議欲以爲司徒紀見禍亂方作不復辨

嚴嚴讀曰卽時之郡璽書追拜太僕又徵爲尙書令

建安初袁紹爲太尉讓於紀紀不受拜大鴻臚年七

十一卒於官子羣爲魏司空羣字長文魏志曰魯國

紀之間先與紀友後與羣天下以爲公慙卿卿慚長

第謙字季方與紀齊德同行父子竝著高名時號三

君每宰府辟召常同時旌命羔鴈成羣古者諸侯朝

大夫執鴈士執雉當世者靡不榮之謙早終先賢行

成羣言衆多也○劉歆曰案正文多一者字

後漢書卷九十一列傳

論曰漢自中世以下闡豎擅恣故俗遂以遁身矯潔

放言爲高也放肆其言不拘節制士有不談此者則芸

夫牧豎已叫呼之矣也呼叫譏笑之故時政彌惛而其

風愈往唯陳先生進退之節必可度也據於德故物

不犯安於仁故不離羣行成乎身而道訓天下故凶

邪不能以權奪王公不能以貴驕所以聲教廢於上

而風俗清乎下也

贊曰二李師淑陳君友皓韓韶就吏羸寇懷道太丘

與廣模我彝倫曾是淵軌薄夫以淳則會之言慶基既

啓有蔚潁濱二方承則八慈繼塵荀淑八子皆以慈

爲字見荀氏家傳也○劉歆曰案凡人相語言及所

論議皆當作謂以彼物爲某事乃當作爲其字從平

聲後人傳寫之誤爲謂相
亂難爲悉改學者宜知之
後漢書卷九十二

後漢書卷九十二考證

荀淑傳後再遷當塗長注當塗縣名故城在今宣州
○臣世駿按當塗後漢屬九江郡唐屬濠州注云
在宣州誤

有子八人儉緄靖燾汪爽肅專○臣世駿按魏志注
引張璠漢紀汪作詵專作勇此傳注云專本或作
敷疑專爲傳寫之誤

荀淑子爽及董仲舒制度之別注前書董仲舒曰王
者正法度之宜別上下之序○困學記聞曰制度
之別必有其書非但正法度別上下之對也春秋
繁露有度制篇

又私諡其君父及諸名士○何焯曰此所謂君指太
守令長言之

荀淑孫悅興農桑以養其性○諸本同臣良裘按申
鑒原文作養其生

人不樂生不可勸以善○勸字申鑒原文作觀注云
漢書作勸字

韓韶傳字仲黃潁川舞陽人也○舞陽本或作長社
誤

後漢書卷九十二考證

後漢書卷九十三

宋 宣城 太守 范曄撰

唐 章懷太子 賢注

李杜列傳第五十三

李固傳子燮

李固字子堅漢中南鄭人司徒郃之子也郃在數術

傳固貌狀有奇表鼎角匿犀足履龜文鼎角者頂有骨如鼎足也

匿犀伏犀也謂骨當額上入髮際隱起也足履龜文者二千石見相書少好學常步行

尋師不遠千里謝承書曰固改易姓名杖策驅驢負笈進師三輔學五經積十餘年博覽

古今明於風角星算河圖讖緯仰察俯占窮神知變

每到太學密入公府定省父母不令同業諸生知是

子郃遂究覽墳籍結交英賢四方有志之士多慕其風

而來學京師咸歎曰是復為李公矣言復繼其父為公也司隸

益州並命郡舉孝廉辟司空掾皆不就謝承書曰五

後漢書卷九十三 列傳 一中華書局聚

再舉茂才不應五陽嘉二年有地動山崩火災之異

公卿舉固對策續漢書曰陽嘉二年詔公卿舉詔又

特問當世之敝爲政所宜固對曰臣聞王者父天母

地春秋感精符曰人主日月同明四時合信故父天

地母地兄日姊月宋均注曰父天於圓丘之祀也母

地於東方澤之祭也兄日寶有山川史記曰魏武侯浮

而謂吳起曰美哉乎河山之固此王道得則陰陽和

穆政化乖則崩震爲災斯皆關之天心效於成事者

也夫化以職成官由能理古之進者有德有命命爵

言有德者乃今之進者唯財與力伏聞詔書務求寬

博疾惡嚴暴而今長吏多殺伐致聲名者必加遷賞

其存寬和無黨援者輒見斥逐是以淳厚之風不宣

彫薄之俗未革雖繁刑重禁何能有益前孝安皇帝

變亂舊典封爵阿母阿母王聖因造妖孽使樊豐之徒乘

權放恣侵奪主威改亂嫡嗣

謂順帝為太子至令聖時廢為濟陰王

躬狼狽親遇其艱既拔自困殆也

殆危龍興卽位天下

喁喁屬望風政積敝之後易致中興誠當沛然思惟

善道

沛然寬廣之意

而論者猶云方今之事復同於前臣伏

從山草痛心傷臆實以漢興以來三百餘年賢聖相

繼十有八主豈無阿乳之恩豈忘爵賞之寵然上畏

天威俯案經典知義不可故不封也今宋阿母

謂宋娥也

雖有大功勤謹之德但加賞賜足以酬其勞苦至於

裂土開國實乖舊典聞阿母體性謙虛必有遜讓陛

下宜許其辭國之高使成萬安之福夫妃后之家所

以少完全者豈天性當然但以爵祿尊顯專總權柄

天道惡盈不知自損故至顛仆先帝寵遇閣氏位號

太疾故其受禍曾不旋時老子曰其進銳其退速也

案孟子有此文謝承書亦云今梁氏戚爲椒房禮所

不臣

公羊傳曰宋殺其大夫何休注云內娶大夫女也言夫三世內娶也何休注云內娶大夫女也言

無大夫者三世禮不臣妻之父母國內皆臣無娶道故絕去大夫名正其義也椒房者皇后所居以椒泥

也尊以高爵尙可然也而子弟羣從榮顯兼加永平

建初故事殆不如此宜令步兵校尉冀及諸侍中還

居黃門之官使權去外戚政歸國家豈不休乎又詔

書所以禁侍中尙書中臣子弟不得爲吏察孝廉者

以其秉威權容請託故也而中常侍在日月之側聲

勢振天下子弟祿仕曾無限極雖外託謙默不干州

郡而詔僞之徒望風進舉今可爲設常禁同之中臣

昔館陶公主爲子求郎

館陶公主光武第三女也

明帝不許賜錢

千萬所以輕厚賜重薄位者爲官人失才害及百姓

也竊聞長水司馬武宣

續漢志長水校尉一人比二千石掌宿衛

也開陽城門候羊迪等續漢志曰城門每無他功德

初拜便真此雖小失而漸壞舊章續漢書曰中都官

然後補真先聖法度所宜堅守政教一跌百年不復

詩云上帝板板下民卒瘁刺周王變祖法度故使下

民將盡病也板反也卒盡也瘁病也詩大雅凡伯今

陛下之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也斗爲天喉舌尚書

亦爲陛下喉舌春秋合誠圖曰天理在斗中司三公

斗爲天之舌口主出政教三公主導宣君命喻

酌元氣運平四時春秋保乾圖曰天皇於是斟酌元氣

法也天皇斟酌元氣陳列尚書出納王命賦政四海賦

也權尊執重責之所歸若不平心災眚必至誠宜審

擇其人以毗聖政今與陛下共理天下者外則公卿

尚書內則常侍黃門譬猶一門之內一家之事安則

共其福慶危則通其禍敗刺史二千石外統職事內

受法則夫表曲者景必邪源清者流必絜猶叩樹本

百枝皆動也周頌曰薄言振之莫不震疊韓詩薛君傳曰薄辭

也振奮也莫無也震動也應也美成王能奮舒此文武之道而行之則天下無不動而應其政教

言動之於內而應於外者也由此言之本朝號令豈

可蹉跌間隙一開則邪人動心利競暫啓則仁義道

塞刑罰不能復禁化導以之寢壞此天下之紀綱當

今之急務陛下宜開石室陳圖書前書曰司馬遷爲太史令紬史記石

室金匱之書紬音抽招會羣儒引問得失指擿變象以求天意

其言有中理卽時施行顯拔其人以表能者則聖聽

日有所聞忠臣盡其所知又宜罷退宦官去其權重

裁置常侍二人方直有德者省事左右小黃門五人

才智閑雅者給事殿中如此則論者厭塞升平可致

也臣所以敢陳愚瞽旨昧自聞者儻或皇天欲令微
臣覺悟陛下陛下宜熟察臣言憐赦臣死順帝覽其
對多所納用卽時出阿母還舍諸常侍悉叩頭謝罪
朝廷肅然以固爲議郎而阿母宦者疾固言直因詐
飛章以陷其罪事從中下大司農黃向等請之於大
將軍梁商又僕射黃瓊救明固事久乃得拜議郎劉

徵曰案固前已云爲議郎此又云得拜議郎史之敘
事理無若此蓋當云久乃得已復拜議郎少已復二

也字出爲廣漢也維令至白水關解印綬還漢中梁州記

西南百八十里有白水關昔李固解印綬處也故關城今在梁州金牛縣西杜門不交人

事歲中梁商請爲從事中郎商以后父輔政而柔和

自守不能有所整裁災異數見下權日重固欲令商

先正風化退辭高滿乃奏記曰春秋褒儀父以開義

路闕公元年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昧公羊傳曰儀父者何邾婁之君也何以稱字褒之也曷爲褒之

為其與盟也何休注云春秋王魯託隱公為受命王

因其父先與隱公盟假以見喪賞義○劉歆曰注為

文少一盟也案貶無駭以閉利門春秋隱公二年經書

傳曰無駭者何展無駭也何以夫義路閉則利門開

不氏貶之也曷貶疾始滅也

利門開則義路閉也前孝安皇帝內任伯榮樊豐之

屬伯榮王聖女也外委周廣謝暉之徒開門受賂署用非次

天下紛然怨聲滿道朝廷初立頗存清靜未能數年

稍復墮損左右黨進者日有遷拜守死善道者滯涸

窮路守死善道論語文滯涸窮路以魚為喻也而未有改敝立德之方又

即位以來十有餘年聖嗣未立羣下繼望劉歆曰案繼是繼

續之義不可施於此蓋本是繫字繫綴天下之望也

可令中宮博簡嬪媵兼採
微賤宜子之人進御至尊順助天意若有皇子母自
乳養無委保妾醫巫以致飛燕之禍趙飛燕成帝皇
后妹為昭儀專
龍成帝貴人曹偉能
等生皇子皆殺之
明將軍望尊位顯當以天下為

憂崇尚謙省垂則萬方而新營祠堂費功億計非以

昭明令德崇示清儉自數年以來災怪屢見比無雨

潤而沈陰鬱決雲起貌宮省之內容有陰謀孔子曰智

者見變思刑愚者覩怪諱名天道無親可爲祇畏敬

也言天無親疎惟善是真如近者月食既於端門之

側既盡也端門太微宮南門也月者大臣之體也前書李尋上疏

長妃后大臣夫窮高則危大滿則溢月盈則缺日中

則移易豐卦曰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

也凡此四者自然之數也天地之心福謙忌盛易曰

善盈而福謙入道惡盈而是以賢達功遂身退老子

好謙又曰見天地之心全名養壽無有怵迫之憂爲利所誘怵

成名遂身退全名養壽無有怵迫之憂爲利所誘怵

怵音息律誠令王綱一整道行忠立明公踵伯成之

高全不朽之譽莊子曰伯成子高唐虞時爲諸侯至

曰昔堯化天下吾子立爲諸侯堯殺舜舜殺子子去而耕其故何也子高曰昔堯化天下至公無私不賞而人自勤不罰而人自畏今子賞而不勸罰而不威德自此衰而刑自此作夫子盡行無留吾事佷佷然

耕不顧亦見呂氏春秋

豈與此外戚凡輩耽榮好位者同日而

論哉固狂夫下愚不達大體竊感古人一飯之報

謂靈

也輒況受顧遇而容不盡乎商不能用永和中荊州盜

賊起彌年不定乃以固爲荊州刺史固到遣吏勞問

境內赦寇盜前釁與之更始於是賊帥夏密等斂其

魁黨六百餘人自縛歸首固皆原之遣還使自相招

集開示威法半歲間餘類悉降州內清平上奏南陽

太守高賜等臧穢賜等懼罪遂共重賂大將軍梁冀

冀爲千里移檄

言移一日行千里救之急也

而固持之愈急冀遂

令徙固爲太山太守時太山盜賊屯聚歷年郡兵常

千人追討不能制固到悉罷遣歸農但選留任戰者

百餘人以恩信招誘之未滿歲賊皆弭散遷將作大匠上疏陳事曰臣聞氣之清者爲神人之清者爲賢養身者以練神爲寶安國者以積賢爲道昔秦欲謀楚王孫圉設壇西門陳列名臣秦使懼然遂爲寢兵秦欲伐楚使使者往觀楚之寶器昭奚恤乃爲壇使客東面自居西面之壇稱曰理百姓實倉廩于西在此奉珪璋使諸侯于方在此守封疆謹疆界葉公子高在此理師旅正兵戎司馬子反在此懷霸王之餘義獵浴淵之遺風昭奚恤在此惟大國所觀使反言於秦秦君曰楚多賢臣未可謀也事見新序國語曰楚王孫圉聘於晉趙簡子鳴玉以相問圉曰楚之自珞猶在乎其爲寶也幾何對曰未嘗爲寶也楚人有觀珞射父能作訓辭以行諸侯有左史倚相道訓典以序百物此楚國之寶也若夫古玉自珞先王之所玩也何寶焉與此魏文侯師卜子夏友田子方軼段干木所引不同也

故羣俊競至名過齊桓秦人不敢闕兵於西河斯蓋

積賢人之符也魏文侯受經於子夏過段干木問未嘗不賦也李克曰文侯東得卜子夏

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者君皆師之又秦欲伐魏或曰魏君賢入是禮國人帶仁上下和合未可圖也事

後漢書卷九十二 列傳 六 中華書局聚

見史記陛下撥亂龍飛初登大位聘南陽樊英江夏黃

瓊廣漢楊厚會稽賀純

謝承書曰純字仲真會稽山陰人少爲諸生博極羣書十

辟公府三舉賢良方正五徵博士四公車徵皆不就後徵拜議郎數陳災異上便宜數百事多見省納遷

江夏太守策書嗟歎待以大夫之位是以巖穴幽人智術

之士彈冠振衣樂欲爲用四海欣然歸服聖德厚等

在職雖無奇卓然夕惕孳孳志在憂國臣前在荊州

聞厚純等以病免歸誠以悵然爲時惜之一日朝會

見諸侍中並皆年少無一宿儒大人可顧問者誠可

歎息宜徵還厚等以副羣望瓊久處議郎已且十年

衆人皆怪始隆崇今更滯也

隆高也崇重也

光祿大夫周舉

才謨高正宜在常伯訪以言議侍中杜喬學深行直

當世良臣久託疾病可勅令起又薦陳留楊倫

倫見儒林

傳河南尹存東平王憚陳國何臨

臨字子陵熙之子爲平原太守見百

家譜清河房植等

植見黨人篇也

是日有詔徵用倫厚等而

遷瓊舉以固爲大司農先是周舉等八使案察天下多所劾奏其中並是宦者親屬輒爲請乞詔遂令勿考又舊任三府選令史光祿試尙書郎時皆特拜不復選試固乃與廷尉吳雄上疏以爲八使所糾宜急誅罰選舉署置可歸有司帝感其言乃更下免八使所舉刺史二千石自是希復特拜切責三公明加考察朝廷稱善乃復與光祿勳劉宣上言自頃選舉牧守多非其人至行無道侵害百姓又宜止槃遊專心庶政帝納其言於是下詔諸州劾奏守令以下政有乖枉遇人無惠者免所居官其姦穢重罪收付詔獄及冲帝卽位以固爲太尉與梁冀叅錄尙書事明年帝崩梁太后以楊徐盜賊盛強恐驚擾致亂使中常

侍詔固等欲須所徵諸王侯到乃發喪固對曰帝雖

幼少猶天下之父今日崩亡人神感動豈有臣子反

共掩匿乎昔秦皇亡於沙丘史記曰始皇東巡道病

沙丘宮在胡亥趙高隱而不發卒害扶蘇以至亡國

丞相李斯為始皇崩在外恐諸公子及天下有變乃

秘之不發喪獨胡亥趙高等知陰謀破去始皇所封

書賜公子扶蘇死而立胡亥近北鄉侯薨閻后兄弟

及江京等亦共掩秘遂有孫程手刃之事江京劉安

下孫程與王康等就此天下大忌不可之甚者也太

后從之即暮發喪固以清河王蒜年長有德欲立之

謂梁冀曰今當立帝宜擇長年高明有德任親政事

者願將軍審詳大計察周霍之立文宣周勃立文帝

也戒鄧閻之利幼弱鄧太后立孺帝時誕育百

餘歲閻太后立北鄉侯其年冀不從乃立樂安王子

續年八歲是爲質帝時冲帝將北卜山陵固乃議曰

今處處寇賊軍興用費加倍新創憲陵賦發非一帝

尚幼小可起陵於憲陵塋內依康陵制度康陵殤帝陵也其

於役費三分減一乃從固議時太后以比遭不造委

任宰輔固所匡正每輒從用其黃門宦者一皆斥遣

天下咸望遂平而梁冀猜專每相忌疾初順帝時諸

所除官多不以次及固在事奏免百餘人此等旣怨

又希望冀旨遂共作飛章虛誣固罪曰臣聞君不稽

古無以承天書曰粵若稽古帝堯鄭玄注曰稽同也古天也言能同天而行者帝堯臣

不述舊無以奉君昔堯殂之後舜仰慕三年坐則見

堯於牆食則覩堯於羹太公兵法曰帝堯王天下之時金銀珠玉非服也鏞鏞文

綺弗衣也奇怪異物弗視也玩好之器弗寶也淫佚

也樂弗聽也宮垣室屋弗墜色也檉栭柱榭弗薰飾
也茅茨之蓋弗翦齊也滋味重累斯所謂幸追來孝

後漢書卷九十二列傳八一中華書局聚

不失臣子之節者

韋述也詩大雅曰文王季烝我通追來孝言文王能述追王季勤孝之

也行太尉李固因公假私依正行邪離間近戚自隆支

黨至於表舉薦達例皆門徒及所辟召靡非先舊或

富室財賂或子壻婚屬其列在官牒者凡四十九人

又廣選賈豎以補令史募求好馬臨窻呈試出入踰

侈輜輶曜日大行在殯路人掩涕固獨胡粉飾貌搔

頭弄姿

西京雜記曰武帝遇李夫人就取玉簪搔頭自此宮人搔頭皆用玉槃旋偃仰

從容冶步曾無慘怛傷悴之心山陵未成違矯舊政

善則稱己過則歸君斥逐近臣不得侍送作威作福

莫固之甚臣聞台輔之位實和陰陽璇璣不平寇賊

姦軌

書曰璇璣玉衡以齊七政孔安國注曰璇璣玉衡也璣衡也王者正天文之器可運轉者也又曰

寇賊姦軌注曰羣行攻劫曰寇則責在太尉續漢志

則奏殿最而行賞罰也固受任之後東南跋扈兩州

數郡

謂九江賊徐鳳馬免等攻燒城邑廣陵是荆揚之地故云兩

州千里蕭條兆人傷損大化陵遲而詆疵先主苟肆

狂狷存無廷爭之忠沒有誹謗之說夫子罪莫大於

累父臣惡莫深於毀君固之過釁事合誅辟

據吳祐傳此章

之馬融書奏冀以白太后使下其事太后不聽得免冀

忌帝聰慧恐爲後患遂令左右進鳩帝苦煩甚使促

召固固入前問陛下得患所由帝尙能言曰食煮餅

令腹中悶得水尙可活時冀亦在側曰恐吐不可飲

水語未絕而崩固伏尸號哭推舉侍醫冀慮其事泄

大惡之因議立嗣固引司徒胡廣司空趙戒

謝承書戒字志

伯蜀郡成都人也戒博學明經講授舉孝廉累遷荆

州刺史梁商弟讓爲南陽太守恃椒房之寵不奉法

戒到州劾奏之遷河間相以冀部難理整厲威嚴遷

令長貪濁者徵拜爲尚書令出爲河南先與冀書曰

尹轉拜太常丞和六年特拜司空也

九一中華書局聚

天下不幸仍遭大憂皇太后聖德當朝攝統萬機明

將軍體履忠孝憂存社稷而頻年之間國祚三絕順帝

崩沖帝立一年崩今當立帝天下重器誠知太后垂心

將軍勞慮詳擇其人務存聖明然愚情眷眷竊獨有

懷遠尋先世廢立舊儀近見國家踐祚前事未嘗不

詢訪公卿廣求羣議令上應天心下合眾望且永初

以來政事多謬地震宮廟彗星竟天誠是將軍用情

之日傳曰以天下與人易為天下得人難昔昌邑之

立昏亂日滋霍光憂愧發憤悔之折骨昌邑王賀武

子也昭帝崩自非博陸忠勇霍光封博陸侯前書音

霍光立之延年奮發大漢之祀幾將傾矣霍光

名無此縣也食延年奮發大漢之祀幾將傾矣霍光

邑北海河東也延年奮發大漢之祀幾將傾矣霍光

相已下議曰昌邑王行昏亂恐危社稷如何羣臣皆

驚愕失色大司農田延年前離席案劍曰今日之議

不得旋踵羣臣後應者臣至憂至重可不熟慮悠悠

請劍斬之於是廢立遂定

萬事唯此爲大國之興衰在此一舉冀得書乃召三

公中二千石列侯大議所立固廣戒及大鴻臚杜喬

皆以爲清河王蒜明德著聞又屬最尊親宜立爲嗣

先是蠡吾侯志常取冀妹時在京師冀欲立之衆論

旣異憤憤不得意而未有以相奪

未有別理而易奪之

中常侍

曹騰等聞而夜往說冀曰將軍累世有椒房之親秉

攝萬機賓客縱橫多有過差清河王嚴明若果立則

將軍受禍不久矣不如立蠡吾侯富貴可長保也冀

然其言明日重會公卿冀意氣凶凶而言辭激切自

胡廣趙戒以下莫不懾憚之皆曰惟大將軍令而固

獨與杜喬堅守本議冀厲聲曰罷會固意旣不從猶

望衆心可立復以書勸冀愈激怒乃說太后先策免

固竟立蠡吾侯是爲桓帝後歲餘甘陵劉文魏郡劉

鮪各謀立蒜爲天子梁冀因此誣固與文鮪共爲妖
言下獄門生勃海王調貫械上書證固之枉河內趙

承等數十人亦要鈇鑕詣闕通訴

字林曰鈇鑕榘也
音贊榘音竹心

反

太后明之乃赦焉及出獄京師市里皆稱萬歲冀

聞之大驚畏固名德終爲己害乃更據奏前事遂誅

之時年五十四

固臨終勅子孫素棺三寸幅巾殯殮
於本郡燒塲之地不得還墓塋汚先

公北域見
謝承書也

臨終與胡廣趙戒書曰固受國厚恩是以

竭其股肱不顧死亡志欲扶持王室比隆文宣

文帝
宣帝

皆羣臣
能興漢作

立何圖一朝梁氏迷謬公等曲從以吉爲

凶成事爲敗乎漢家衰微從此始矣公等受主厚祿

顛而不扶傾覆大事後之良史豈有所私固身已矣

於義得矣夫復何言廣戒得書悲慙皆長歎流涕州

郡收固二子基茲於偃城皆死獄中

續漢書曰基偃
師長袁宏記曰

基字憲公茲字季公並為長史聞固策免並非官亡

歸巴漢南鄭趙子賤為郡功曹詔下郡殺固二子太

守知其枉遇之甚寬二子託服藥死具棺小子變得

器欲因出逃子賤長法勅吏驗實就殺之爾雅曰四達

脫亡命冀乃封廣戒而露固尸於四衢謂之衢郭璞

注曰交通四出者也令有敢臨者加其罪固弟子汝南郭亮

書曰亮字極年始成童成童年十五也禮記遊學洛

陽乃左提章鉞章謂所上章也蒼右秉鈇鑕詣闕上

書乞收固屍不許因往臨哭陳辭於前遂守喪不去

夏門亭長呵之曰洛陽北而西頭門李杜二公為大

臣不能安上納忠而興造無端卿曹何等腐生公犯

詔書干試有司乎腐生者猶亮曰亮含陰陽以生戴

乾履坤義之所動豈知性命何為以死相懼亭長歎

曰居非命之世非命謂衰亂之時天高不敢不跼地

厚不敢不躋躋曲也躋累足也言天高而有雷霆地

厚而有淪陷上下皆可畏懼也詩云謂

後漢書卷九十三 列傳 十一中華書局聚

天蓋高不敢不踴謂也耳目適宜視聽口不可以妄言

也太后聞而不誅南陽人董班亦往哭固而殉尸不

肯去殉巡也楚國先賢傳曰班字季宛人也少遊太

焉衣蔬食聞固死乃星行奔赴哭泣盡哀司隸察狀

奏聞天子釋而不罪班遂守尸積十日不去桓帝嘉

其義烈聽許送喪到太后憐之乃聽得祿斂歸葬二

人由此顯名三公並辟班遂隱身莫知所歸固所著

章表奏議教令對策記銘凡十一篇弟子趙承等悲

歎不已乃共論固言迹以為德行一篇謝承書曰固

川杜訪汝南鄭遂河內趙承等七十二人相與哀歎

悲憤以為為眼不復瞻固形容耳不復聞固嘉訓乃共

論集德變字德公初固既策罷知不免禍乃遣三子

歸鄉里時變年十三姊文姬為同郡趙伯英妻賢而

有智見二兄歸具知事本默然獨悲曰李氏滅矣自

太公以來積德累仁何以遇此太公謂祖

密與二兄

謀豫藏匿燮託言還京師人咸信之有頃難作下郡收固三子二兄受害文姬乃告父門生王成曰君執

義先公有古人之節今委君以六尺之孤

六尺謂年十五以下

李氏存滅其在君矣成感其義乃將燮乘江東下入

徐州界內令燮各姓爲酒家傭

謝承書曰燮遠遁身於北海劇託命滕咨

家以得免與此不同

而成賣卜於市各爲異人陰相往來燮從

受學酒家異之意非恆人以女妻燮燮專精經學十

餘年間梁冀旣誅而災眚屢見明年史官上言宜有

赦令又當存錄大臣寃死者子孫於是大赦天下并

求固後嗣燮乃以本末告酒家酒家具車重厚遣之

皆不受遂還鄉里追服姊弟相見悲感傍人旣而戒

燮曰先公正直爲漢忠臣而遇朝廷傾亂梁冀肆虐

令吾宗祀血食將絕今弟幸而得濟豈非天邪宜杜

絕衆人勿妄往來慎無一言加於梁氏加梁氏則連
主上禍重至矣唯引咎而已燮謹從其誨後王成卒
燮以禮葬之感傷舊恩每四節爲設上賓之位而祠
焉州郡禮命四府並辟皆無所就後徵拜議郎及其
在位廉方自守所交皆舍短取長好成人之美時潁
川荀爽賈彪雖俱知名而不相能燮並交二子情無
適莫世稱其平正

論語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靈帝時

拜安平相先是安平王續爲張角賊所略國家贖王
得還朝廷議復其國燮上奏曰續在國無政爲妖賊
所虜守藩不稱損辱聖朝不宜復國時議者不同而
續竟歸藩燮以謗毀宗室輸作左校未滿歲王果坐
不道被誅乃拜燮爲議郎京師語曰父不肯立帝子
不肯立王擢遷河南尹時旣以貨賂爲官詔書復橫

發錢三億以實西園

亭見宦者傳

燮上書陳諫辭義深切

帝乃止先是潁川甄邵諂附梁冀爲鄴令有同歲生

得罪於冀亡奔邵邵僞納而陰以告冀冀卽捕殺之

邵當遷爲郡守會母亡邵且埋屍於馬屋先受封然

後發喪

○劉攽曰案甄邵遷爲郡守不得言受封未
知當何字或云少一璽字先受璽封謂拜郡

也邵還至洛陽燮行塗遇之使卒投車於溝中笞捶

亂下大署帛於其背曰詔貴賣友貪官埋母乃具表

其狀邵遂廢錮終身燮在職二年卒時人感其世忠

正咸傷惜焉

杜喬傳

杜喬字叔榮河內林慮人也

續漢書曰累祖吏二千石喬少好學治韓詩京

氏易歐陽尚書以孝稱雖二千石少爲諸生舉孝廉

于常步擔求師林慮今相州縣也辟司徒楊震府稍遷爲南郡太守轉東海相入拜侍

中漢安元年以喬守光祿大夫使徇察兗州表奏太
山太守李固政爲天下第一陳留太守梁讓濟陰太
守汜宮濟北相崔瑗等臧罪千萬以上讓卽大將軍
梁冀季父宮瑗皆冀所善還拜太子太傅遷大司農
時梁冀子第五人及中常侍等以無功並封喬上書
諫曰陛下越從藩臣龍飛卽位天人屬心萬邦攸賴
不急忠賢之禮而先左右之封傷善害德興長佞諛
臣聞古之明君褒罰必以功過末世闇主誅賞各緣

其私今梁氏一門宦者微孽

孽音魚列反公羊傳曰臣僕庶孽之事何休注

云孽賤子也猶樹之有孽生也

並帶無功之紱

蒼頡篇紱也

裂勞臣之士

其爲乖濫胡可勝言夫有功不賞爲善失其望姦回

不詰爲惡肆其凶故陳資斧而人靡畏班爵位而物

無勸

易旅卦九四曰旅于處得其資斧前書音義曰資利也

苟遂斯道豈伊傷

政爲亂而已喪身亡國可不慎哉書奏不省益州刺

史种暲舉劾永昌太守劉君世以金蛇遺梁冀事發

覺以蛇輸司農冀從喬借觀之喬不肯與冀始爲恨

累遷大鴻臚時冀小女死令公卿會喪喬獨不往冀

又銜之遷光祿勳建和元年代胡廣爲太尉桓帝將

納梁冀妹冀欲令以厚禮迎之喬據執舊典不聽

時有司奏曰春秋迎王后于紀在塗則稱后今大將軍冀女弟宜備禮章時進徵幣奏可於是悉依惠帝繼后

故事聘黃金一萬斤納采又冀屬喬舉汜宮爲尙書

喬以宮臧罪明著遂不肯用因此日忤於冀先是李

固見廢內外喪氣羣臣側足而立唯喬正色無所回

撓回邪也撓曲也由是海內歎息朝野瞻望焉在位數月以

地震免宦者唐衡左悺等因共譖於帝曰陛下前當

卽位喬與李固抗議言上不堪奉漢宗祀抗舉也帝亦

怨之及清河王蒜事起梁冀遂諷有司劾喬及李固

與劉鮪等交通請逮案罪而梁太后素知喬忠但策

免而已續漢書曰喬諸生耿伯嘗與鮪同止冀諷吏執鮪為喬門生冀愈怒使人

脇喬曰早從宜妻子可得全從宜令其自盡也喬不肯明日

冀遣騎至其門不聞哭者遂白執繫之死獄中妻子

歸故郡與李固俱暴尸於城北家屬故人莫敢視者

喬故掾陳留楊匡聞之號泣星行到洛陽乃著故赤

幘託為夏門亭吏守衛尸喪驅護蠅蟲積十二日都

官從事執之以聞太后義而不罪匡於是帶鉄鑽詣

闕上書并乞李杜二公骸骨太后許之成禮殯殮送

喬喪還家葬送行服隱匿不仕匡初好學常在外黃

大澤教授門徒補蘄長蘄今徐州縣也音機政有異績遷平原

令時國相徐曾中常侍璜之兄也匡恥與接事託疾

牧豕云

袁山松書匡一名章字叔康也

論曰夫稱仁者其道弘矣

弘大也言非一塗也

立言踐行

立其言必

踐而行之豈徒徇名安己而已哉

徇求也

將以定去就之槩

正天下之風使生以理全死與義合也

槩節也立身之道唯孝與

忠全死生之義須得其所

夫專爲義則傷生

貴義則賤生也

專爲生則騫

義也

專爲物則害智

爲物則役智故爲害

專爲己則損仁若

義重於生舍生可也生重於義全生可也

孟子曰魚

掌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

取義者也

上以殘闇失君道下以篤固盡臣節臣節盡而

死之則爲殺身以成仁去之不爲求生以害仁也

語論

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順桓之間國統三絕太后稱制賊臣

虎視李固據位持重以爭大義確乎而不可奪

確堅貌也

易曰確乎其不可拔語曰臨大節而不可奪豈不知守節之觸禍取夫覆

折之傷任也

易曰鼎折足覆公餗言不勝其任也

觀其發正辭及所遺

梁冀書雖機失謀乖猶戀戀而不能已至矣哉社稷

之心乎其顧視胡廣趙戒猶糞土也

贊曰李杜司職朋心合力

朋猶同也

致主文宣抗情伊稷

伊尹后稷也

道亡時晦終離罔極

離被也毛詩曰讒人罔極

變同趙孤

趙朔之子趙武史記曰晉景公三年大夫屠岸賈殺

五年後景公與韓厥立世載弦直也

載行

後漢書卷九十三

諸曰夫... 立言... 珍微宋版

後漢書卷九十三考證

李固傳開陽城門候羊迪等○羊字本或作揚如近者月食旣於端門之側○如字本或作加

夏門亭長呵之曰○臣世駿按杜喬傳喬故掾陳留楊匡托爲夏門亭吏守衛尸喪卽此夏門亭長也章懷失注

後漢書卷九十三考證

後漢書卷九十四

宋 宣城太守范曄撰

唐 章懷太子賢注

吳延史盧趙列傳第五十四

吳祐傳

吳祐字季英祐音又續漢書作佑陳留長垣人也父恢為南海

太守恢或作暎音徒濫反祐年十二隨從到官恢欲殺青簡以

寫經書殺青者以火炙簡令汗取其青易書復不祐

諫曰今大人踰越五領領者山西自衡山之南東至于海一山之限耳別標名則有

五焉裴氏廣川記云大庾始安臨賀桂陽揭陽是為五領鄧德明南康記曰大庾一也桂陽甲騎二也九

真都龐三也臨賀萌渚四也始安遠在海濱其俗誠

陋然舊多珍怪上為國家所疑下為權威所望希望

也遺也此書若成則載之兼兩車有兩輪故稱兩也昔馬援以薏苡

後漢書卷九十四 列傳 一中華書局聚

興謗王陽以衣囊徼名

徼要也音江亮反前書曰王陽好車馬衣服鮮明而遷徙

轉穆所載不遇囊橐時人怪其奢伏其儉故俗傳王陽能作黃金

嫌疑之間誠先賢

所慎也恢乃止撫其首曰吳氏世不乏季子矣

季子謂札

也及年二十喪父居無擔石而不受贍遺常牧豕於

長垣澤中

續漢書曰年四十餘乃爲郡吏也

行吟經書遇父故人謂

曰卿二千石子而自業賤事縱子無耻奈先君何祐

辭謝而已守志如初後舉孝廉

陳留者舊傳曰太守宏召補文學宏見

異之擢舉孝廉將行郡中爲祖道祐越壇共小史雍丘黃真

歡語移時與結友而別

祖道之禮封土爲戟壇也五經要義曰祖道者行祭爲道

路祈也周禮大取掌王玉路以祀及犯軼注云犯軼者封土象山於路側以芻棘栢爲神主祭之以車轅

轅而去喻無險難○劉攽曰注以芻棘栢案禮記云芻芻棘栢此少一善字也功曹以祐倨

請黜之太守曰吳季英有知人之明卿且勿言真後

亦舉孝廉除新蔡長世稱其清節

謝承書曰時公沙真字夏甫

穆來遊太學無資糧乃變服客傭爲祐賃舂祐與語

大驚遂共定交於杵臼之間祐以光祿四行遷膠東

侯相漢官儀曰四行敦厚時濟北戴宏父爲縣丞宏

年十六從在丞舍祐每行園常聞諷誦之音奇而厚

之亦與爲友卒成儒宗知名東夏東夏東方也尚書

官至酒泉太守濟北先賢傳曰宏字元襄剛縣人也

府君欲捷之宏曰今鄙郡遺瑛府咸以爲仲尼之君

國小入少以宏爲顏回豈聞仲尼有捷顏回之義府

君異其劉卽日祐政唯仁簡以身率物民有爭訴者

輒閉閣自責然後斷其訟以道譬之或身到閭里重

相和解自是之後爭隙省息吏人懷而不欺嗇夫孫

性私賦民錢續漢書曰賦錢五市衣以進其父父得

而怒曰有君如是何忍欺之促歸伏罪性慙懼詣閣
持衣自首祐屏左右問其故性具談父言祐曰掾以

親故受污穢之名所謂觀過斯知仁矣

論語載孔子之言也

歸謝其父還以衣遺之又安丘男子毋丘長與母俱

行市道遇醉客辱其母長殺之而亡安丘追蹤於膠

東得之祐呼長謂曰子母見辱人情所耻然孝子忿

必慮難動不累親

論語孔子曰忿思難又曰一鞠今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

若背親逞怒

逞若放也逞快也

白日殺人赦若非義刑若不忍

將如之何長以械自繫

在手械曰械

曰國家制法囚身犯之

明府雖加哀矜恩無所施祐問長有妻子乎對曰有

妻未有子也卽移安丘逮長妻妻到解其桎梏使同

宿獄中妻遂懷孕至冬盡行刑長泣謂母曰負母應

死當何以報吳君乎乃齧指而吞之含血言曰妻若

生子名之吳生言我臨死吞指爲誓屬兒以報吳君

因投繯而死

繯以繩爲繯音胡犬反

祐在膠東九年

者舊傳曰祐處同僚無私書之問上司遷齊相大將

軍梁冀表爲長史及冀誣奏太尉李固祐聞而請見

與冀爭之不聽時扶風馬融在坐爲冀章草祐因謂

融曰李公之罪成於卿手李公卽誅卿何面目見天

下之人乎冀怒而起入室祐亦徑去冀遂出祐爲河

間相因自免歸家不復仕躬灌園蔬以經書教授年

九十八卒長子鳳官至樂浪太守少子愷新息令鳳

子馮銅陽侯相銅陽縣屬汝南郡音紂皆有名於世陳留耆舊傳曰鳳字

君雅馮字子高

延篤傳

延篤字叔堅南陽犇人也犇音昌猶反故城在汝州魯山縣東南也少從

潁川唐溪典受左氏傳先賢行狀曰典字季度爲西

楚封堂谿因以爲氏典爲旬日能諷誦之典深敬焉

五官中郎將唐與堂同也

先賢行狀曰篤欲寫左氏傳無紙唐溪典以廢牋記

與之篤以牋記紙不可寫傳乃借本諷之權盡辭歸

曰差乎延生雖復端木聞一知二未足為喻若使尼

父更起於洙泗君當編又從馬融受業博通經傳及

百家之言能著文章有名京師舉孝廉為平陽侯相

到官表龔遂之墓立銘祭祠擢用其後於吠畝之間

前書龔遂山陽南平陽人為勃海太守南平陽故城在今兗州鄒縣以師喪棄官奔赴

五府並辟不就桓帝以博士徵拜議郎與朱穆邊韶

共著作東觀稍遷侍中帝數問政事篤詭辭密對梁穀

傳曰故士造辟而言詭辭而出苑甯注云辟君也詭辭而出不以實告人也動依典義遷

左馮翊又徙京兆尹其政用寬仁憂恤民黎擢用長

者與參政事郡中歡愛三輔咨嗟焉先是陳留邊鳳

為京兆尹亦有能名郡人為之語曰前有趙張三王

前書趙廣漢張敞王遵王

章王駿俱為京兆尹也後有邊延二君時皇子有

疾下郡縣出珍藥而大將軍梁冀遣客齋書詣京兆

并貨牛黃

吳普本草曰牛黃味苦無毒牛出入呻吟者有之夜有光走角中牛死入膽中如雞子

黃神農本草曰療驚癩除邪逐鬼

篤發書收客曰大將軍椒房外家

而皇子有疾必應陳進醫方豈當使客千里求利乎

遂殺之冀慙而不得言有司承旨欲求其事篤以病

免歸教授家巷時人或疑仁孝前後之證篤乃論之

曰觀夫仁孝之辯

辭爭也

紛然異端互引典文代取事

據

代更也

可謂篤論矣

篤厚也

夫人二致同源總率百行

二致仁孝也易繫辭曰殊塗而同歸百慮而一致也

非復銖兩輕重必定前後

之數也而如欲分其大較較猶體也而名之則孝在事

親仁施品物施物則功濟於時事親則德歸於己於

己則事寡濟事則功多推此以言仁則遠矣然物有

出微而著事有由隱而章近取諸身則耳有聽受之

用目有察見之明足有致遠之勞手有飾衛之功功

雖顯外本之者心也遠取諸物則草木之生始於萌

牙終於彌蔓枝葉扶疏榮華紛緝說文曰緝繁飾也末雖繁

蔚致之者根也夫仁人之有孝猶四體之有心腹四體

猶手足也枝葉之有根本也聖人知之故曰夫孝天之經

也地之義也人之行也左氏傳趙簡子問于太叔何謂禮對曰聞諸先大夫夫子產

曰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人之行也天地之經人實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利孔子取為孝經之詞也

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為仁之本與論語

載有若然體大難備物性好偏故所施不同事少兩之詞也

兼者也如必對其優劣則仁以枝葉扶疏為大孝以

心體本根為先可無訟也或謂先孝後仁非仲尼序

回參之意論語孔子曰參也魯回也其庶乎言庶幾於善道也魯鈍也言若先孝後仁則曾參

不得賢於顏子蓋以為仁孝同質而生純體之者則互以

爲稱虞舜顏回是也

虞舜顏回純德既備或仁或孝但隨其所稱爾若偏而

體之則各有其目公劉曾參是也

史記公劉后稷曾孫也能修復后稷

之業務耕種行地宜百姓懷之多從而保歸焉故公劉以仁紀德曾參以至孝稱賢此則各自爲目不能

總兼其美也

夫曾閔以孝悌爲至德

曾參閔

管仲以九合

爲仁功

論語孔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如其仁九合者謂再會於鄆兩

會于幽又會榘首止戴甯母洸葵丘也

未有論德不先回參考功不大

夷吾以此而言各從其稱者也前越舊太守李文德

素善於篤時在京師謂公卿曰延叔堅有王佐之才

奈何屈千里之足乎欲令引進之篤聞乃爲書止文

德曰夫道之將廢所謂命也

論語孔子曰道之將廢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

與命也流聞乃欲相爲求還東觀來命雖篤所未敢當

吾嘗味爽櫛梳坐於客堂

孔安國注尚書曰昧瞑也爽明也

朝則誦

羲文之易虞夏之書歷公旦之典禮覽仲尼之春秋

周公攝政七年制禮作樂班固東都賦曰今論者但知誦虞夏之書詠殿周之詩講義文之易論孔氏之

春秋夕則消搖內階詠詩南軒楚詞高堂邃宇鏤檻也

板百家衆氏投間而作言誦經典之餘洋洋乎

其盈耳也洋洋美也渙爛兮其溢目也渙爛文也紛紛欣欣

兮其獨樂也當此之時不知天之爲蓋地之爲輿宋玉

大言賦曰方地爲輿員天爲蓋也不知世之有人己之有軀也雖漸

離擊筑傍若無人說文曰筑五絃之樂也沈約宋書

漸離擊筑案今筑形似箏有項有柱史記荆軻至燕

日與屠狗及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於市中相樂

已而相泣高鳳讀書不知暴雨事見逸方之於吾未

足况也且吾自束脩已來東脩謂束帶脩飾鄭玄注

爲人臣不陷於不忠爲人子不陷於不孝上交不詔

下交不黷易繫辭從此而歿下見先君遠祖可不慙

赧音女媿曰赧反如此而不以善止者恐如教羿射者也

史記有養由基者善射者也去柳葉百步而射之百發而百中之左右觀者百餘人皆曰善射有一人立其旁曰善可教射矣養由基怒釋弓搯劍曰客安能教我射乎客曰非吾能教枝左誦右也夫去柳葉百步而射之百發百中之不以善息少焉氣衰力倦弓撥矢鉤一發不中者百發盡息此言羿者蓋以俱善射而稱慎勿迷其本弃其生也後遭黨事禁錮錮謂閉塞

永康元年卒于家鄉里圖其形于屈原之廟

屈原楚大夫抱

忠貞而死篤有志行文焉篤論解經傳多所駁正後儒

服虔等以爲折中所著詩論銘書應訊表教令

訊問也蓋

答客難之類

凡二十篇云

史弼傳

史弼字公謙陳留考城人也父敞順帝時以佞辯至

尚書郡守

續漢書曰敞爲京兆尹化有能名尤善條教見稱於三輔也

弼少篤學

聚徒數百仕州郡

謝承書曰弼年二十爲郡功曹承前太守宋訢穢濁之後悉條諸生

聚斂姦吏百餘人皆白太守

辟公府遷北軍中候是

時桓帝弟渤海王悝素行險僻僭傲多不法弼懼其

驕悖為亂乃上封事曰臣聞帝王之於親戚愛雖隆

必示之以威體雖貴必禁之以度如是和睦之道與

骨肉之恩遂昔周襄王恣甘昭公甘昭公王子帶周襄王弟也食邑於

甘諡曰昭左傳曰初甘昭公有寵於惠后后將立之未及而卒昭公奔齊王復之遂以狄師攻王王出適

也鄭孝景皇帝驕梁孝王梁孝王景帝弟竇太后少子愛之賜天子旌旗出警入蹕

景帝常與王宴太后前曰千秋萬歲後傳王愛盜諫不許遂令人刺殺盜也而二弟階寵

終用敦慢卒周有播蕩之禍漢有爰盜之變竊聞渤

海王悝憑至親之屬恃偏私之愛失奉上之節有僭

慢之心外聚剽輕不逞之徒剽悍也逞快也謂彼侵枉不快之人也左傳曰

率羣不逞之人內荒酒樂出入無常所與羣居皆有

剽音疋妙反口無行有虛言無實行也或家之弃子或朝之斥臣必有羊

勝伍被之變前書羊勝勸梁王求漢嗣州司不敢彈

伍被之變前書羊勝勸梁王求漢嗣州司不敢彈

糾傅相不能匡輔陛下隆於友于不忍遏絕

友親也尚書曰

惟孝友于兄弟

恐遂滋蔓爲害彌大

滋長蔓延也

乞露臣奏宣示

百僚使臣得於清朝明言其失然後詔公卿平處其

法法決罪定乃下不忍之詔臣下固執然後少有所

許如是則聖朝無傷親之譏勃海有享國之慶不然

懼大獄將興使者相望於路矣臣職典禁兵備禦非

常而妄知藩國干犯至戚罪不容誅不勝憤懣謹冒

死以聞帝以至親不忍下其事後悝竟坐逆謀貶爲

癭陶王弼遷尚書出爲平原相時詔書下舉鉤黨

謂鉤

相連也

郡國所奏相連及者多至數百唯弼獨無所上

詔書前後切却州郡

切急也却退也

髡笞掾史從事坐傳責

曰

續漢志每州皆有從事史及諸曹掾史傳客舍也音知戀反坐傳舍召弼而責

詔書疾惡

黨人旨意懇惻青州六郡其五有黨

濟南樂安齊國東萊平原北海

六郡青州所管也青州近國甘陵亦考南北部桓帝

吾侯受學於甘陵周福及帝即位擢福為尚書時同

郡河南尹房植有名當朝二家賓客互相譏揣遂各

有樹朋徒漸成尤隙自是甘陵平原何理而得獨無弼

曰先王疆理天下畫界分境疆界也理正也左傳曰

宜而布水土異齊風俗不同前書曰凡入函五常之

動靜無常隨君上之情欲故謂之風好惡取舍它郡自有

平原自無胡可相比若承望上司誣陷良善淫刑濫

罰以逞非理則平原之人戶可為黨相有死而已所

不能也從事大怒即收郡僚職送獄遂舉奏弼會黨

禁中解弼以俸贖罪得免用俸音扶濟活者千餘人弼

為政特挫抑彊豪其小民有罪多所容貸遷河東太

守被一切詔書當舉孝廉弼知多權貴請託乃豫勅

斷絕書屬屬音之中常侍侯覽果遣諸生齎書請之

并求假鹽稅積日不得通生乃說以宅事謁弼而因

達覽書

劉歆曰案文說字當作詭謂詭譎也

弼乃大怒曰太守忝荷

重任當選士報國爾何人而僞詐無狀命左右引出

楚捶數百府丞掾史十餘人皆諫於廷弼不對遂付

安邑獄卽日考殺之侯覽大怒遂詐作飛章下司隸

誣弼誹謗檻車徵吏人莫敢近者唯前孝廉裴瑜送

到嶠澠之間大言於道傍曰明府摧折虐臣選德報

國如其獲罪足以垂名竹帛願不憂不懼弼曰誰謂

荼苦其甘如薺

詩衛風也荼苦菜也

昔人刎頸九死不恨

刎割也楚

辭曰雖九死其猶未悔也

及下廷尉詔獄平原吏人奔走詣闕訟

之又前孝廉魏劭毀變形服詐爲家僮瞻護於弼弼

遂受誣事當弃市劭與同郡人賣郡邸

郡邸若今行

賂於侯覽得減死罪一等論輸左校時人或譏曰平

原行貨以免君無乃蚩乎陶丘洪曰

青州先賢傳曰洪字子休平原

人也清達博辯文冠當代舉孝廉不行辟太尉府年三十卒

昔文王牖里閔散懷

金牖里殷獄名或作美亦名美城在今相州湯陰縣

人賢結朋友之交及紂囚文王乃以黃金千鎰與宜

生令求諸物與紂史記曰閔天之徒乃求有莘氏女

夫獻寶亦何疑焉於是議者乃息刑竟歸田里稱病

閉門不出數爲公卿所薦議郎何休又訟弼有幹國

之器宜登台相徵拜議郎侯覽等惡之光和中出爲

彭城相會病卒裴瑜位至尙書

先賢行狀曰瑜字維璜聰明敏達觀物無

滯清論所加必爲成器醜議所指沒齒無怨也

論曰夫剛烈表性鮮能優寬仁柔用情多乏貞直吳

季英視人畏傷發言烝烝仍烝烝猶也似夫懦者而懷憤

激揚折讓權枉又何壯也仁以矜物義以退身君子

哉

法言曰君子於仁也柔於義也剛

語曰活千人者子孫必封

前書王翁

焉曰聞活千人者有封子孫

史弼頡頏嚴吏

頡頏猶上下也

終全平原之黨而其後不大

孫大謂子孫衰替也斯亦未可論也

也

盧植傳

盧植字子幹涿郡涿人也身長八尺二寸音聲如鐘

少與鄭玄俱事馬融能通古今學好研精而不守章

句融外戚豪家

融明德皇后之從姪也

多列女倡歌舞於前植

侍講積年未嘗轉眄融以是敬之學終辭歸闔門教

授性剛毅有大節常懷濟世志不好辭賦能飲酒一

石時皇后父大將軍竇武援立靈帝初秉機政朝議

欲加封爵植雖布衣以武素有名譽乃獻書以規之

曰植聞發有不恤緯之事

左傳曰范獻子曰人亦有言發不恤其緯而憂宗周

之隕為將及焉杜預注曰發寡婦所宜憂也漆室有倚楹之戚

也織者滯苦緯少寡婦所宜憂也漆室有倚楹之戚

樂也進而問之曰有淫心欲嫁之念耶何吟之悲漆

室女曰嗟乎嗟乎走逃吾東家馬逸蹈吾國蔡使吾終年

得罪於其君走逃吾東家馬逸蹈吾國蔡使吾終年

不願菜吾西隣人失羊不還請吾兄追之霧濁水出

使吾兄溺死終身無兄政之所致也吾憂國傷人心

悲而嘯豈欲嫁我自傷懷結而為人所疑於是塞裳

入山林之中見女貞之木喟然歎息援琴而絃歌以

女貞之辭自經而死○劉攽曰憂深思遠君子之情

注以女貞之辭案文多一以字憂深思遠君子之情

詩序曰憂深思遠儉而夫士立爭友義貴切磋曰士

用禮乃有亮之遺風焉夫士立爭友義貴切磋曰士

珍微宋版均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謂準之前事將有景風之祚景風解見和帝紀尋春秋之

義王后無嗣擇立親長年均以德德均則決之卜筮

左傳王子朝曰先王之命王后無嫡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卜古之制也今同宗相後

披圖案牒以次建之何勳之有豈橫叨天功以爲己

力乎切貪也左傳曰貪天之功以爲己力也宜辭大賞以全身名又比

世祚不競競彊也仍外求嗣可謂危矣而四方未寧盜

賊伺隙恒岳勃碣勃勃山海也碣石山也特多姦盜將有楚人

脅比尹氏立朝之變左傳曰楚公子比奔晉靈王卒子比靈王曰楚公子比奔晉靈王卒子比

自晉歸楚立爲君比弟公子棄疾欲篡其位夜乃使人周走呼曰王至矣國人大驚于比乃自殺王子朝

周景王之庶子景王卒子猛立尹氏周卿士立子朝奪猛位也宜依古禮置諸子之

官徵王侯愛子宗室賢才外崇訓道之義內息貪利

之心簡其良能隨用爵之疆幹弱枝之道也以樹爲喻也謂

京師爲幹四方爲枝前書曰漢興立都長安徙齊諸田楚昭屈景及諸功臣家於長陵蓋以疆幹弱枝非

後漢書卷九十四列傳十一中華書局聚

獨爲奉山園也

武並不能用州郡數命植皆不就建寧中徵

爲博士乃始起焉熹平四年九江蠻反四府選植才

兼文武拜九江太守蠻寇賓服以疾去官作尚書章

句三禮解詁詁事也言解其事意時始立太學石經以正五經

文字植乃上書曰臣少從通儒故南郡太守馬融受

古學頗知今之禮記特多回穴回尤猶紆曲也臣前以周禮

諸經發起牝謬牝義之乖僻也敢率愚淺爲之解詁而

家乏無力供繕寫上繕善也言家貧不能繕寫而上也願得將能書

生二人共詣東觀就官財糧專心研精合尚書章句

考禮記失得庶裁定聖典刊正碑文古文科斗近於

爲實而厭抑流俗降在小學古文謂孔子壁中書也形似科斗因以爲名前

書謂文字也中興以來通儒達士班固賈逵鄭興父子

並敦悅之興子衆也自有傳左傳曰今毛詩左氏周

禮各有傳記其與春秋共相表裏

表裏言義相類而成也前書云河圖

洛書相爲經緯八卦九章相爲表裏

宜置博士爲立學官以助後來以

廣聖意會南夷反叛以植嘗在九江有恩信拜爲廬

江太守植深達政宜務存清靜弘大體而已歲餘復

徵拜議郎與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蔡邕楊彪韓說

等並在東觀校中書五經記傳補續漢記

言中書以別於外也

帝以非急務轉爲侍中遷尚書光和元年有日食之

異上封事諫曰臣聞五行傳日晦而月見謂之眇王

侯其舒

五行傳劉向所著眇者行速在日前故早見劉向以爲君舒緩則臣驕慢故日行遲而月

行速也

此謂君政舒緩故日食晦也春秋傳曰天子避

位移時

左氏傳曰日過分未至三辰有災於是乎君不舉避移時杜預注曰避正寢過日食時也

言其相掩不過移時而間者日食自己過午旣食之

後雲霧晻曖比年地震彗孛互見臣聞漢以火德化

當寬明近色信讒忌之甚者如火畏水故也案今年之變皆陽失陰侵消禦災凶宜有其道謹略陳八事

一曰用良二曰原禁原其所禁而宥之也三曰禦癘防禦疫癘之氣四

曰備寇五曰修禮六曰遵堯七曰御下八曰散利用

良者宜使州郡覈舉賢良覈實也隨方委用責求選舉

原禁者凡諸黨錮多非其罪可加赦恕申宥回枉回邪也

也禦癘者宋后家屬並以無辜委骸橫尸不得收葬

疫癘之來皆由於此宜勅收拾以安遊魂后以王甫程阿所備

憂死父及兄弟並被誅靈帝後夢見桓帝怒曰宋皇

后何罪而絕其命已訴於天上帝震怒罪在難救也

備寇者侯王之家賦稅減削愁窮思亂必致非常宜

使給足以防未然脩禮者應徵有道之人若鄭玄之

徒陳明洪範禳服災咎遵堯者今郡守刺史一月數

遷宜依黜陟以章能否縱不九載可滿三歲書曰三載考績

黜陟幽明孔安國注曰三年考功三年能否幽明有別升進其明者黜退其幽者此皆唐堯之法也

御下者請謁希爵一宜禁塞

希求也

遷舉之事責成主

者散利者天子之體理無私積宜弘大務蠲略細微

也帝不省中平元年黃巾賊起四府舉植拜北中

郎將持節以護烏桓中郎將宗員副將北軍五校士

發天下諸郡兵征之連戰破賊帥張角斬獲萬餘人

角等走保廣宗植築圍鑿塹造作雲梯垂當拔之帝

遣小黃門左豐詣軍觀賊形勢或勸植以賂送豐植

不肯豐還言於帝曰廣宗賊易破耳盧中郎固壘息

軍以待天誅帝怒遂檻車徵植減死罪一等及車騎

將軍皇甫嵩討平黃巾盛稱植行師方略嵩皆資用

規謀濟成其功以其年復爲尚書帝崩大將軍何進

謀誅中官乃召并州牧董卓以懼太后植知卓凶悍

難制必生後患固止之進不從及卓至果陵虐朝廷
乃大會百官於朝堂議欲廢立羣僚無敢言植獨抗
議不同卓怒罷會將誅植語在卓傳植素善蔡邕邕
前徙朔方植獨上書請之邕時見親於卓故往請植
事又議郎彭伯諫卓曰盧尚書海內大儒人之望也
今先害之○劉歆曰文案文少天下震怖卓乃止但免植

官而已植以老病求歸懼不免禍乃詭道從轅轅出

詭詐也轅轅道在洛州維氏縣東南也卓果使人追之到懷不及遂隱

於上谷不交人事冀州牧袁紹請為軍師初平三年
卒臨困敕其子儉葬於土穴不用棺槨附體單帛而
已所著碑誄表記凡六篇建安中曹操北討柳城過

涿郡魏志曰建安十二年操北征烏桓涉鮮卑討柳城登白狼山也告守令曰故北

中郎將盧植名著海內學為儒宗士之楷模國之楨

幹也昔武王入殷封商容之閭鄭喪子產仲尼隕涕

左傳曰仲尼聞子產死出涕曰古之遺愛也孤到此州嘉其餘風春秋之

義賢者之後宜有殊禮公羊傳曰君子之善善也長惡惡也短惡惡止其身善善

及君子孫賢者子孫故君子為之諱也亟遣丞掾除其墳墓亟急存其子

孫并致薄醳音醳祭酌也張茂反以彰厥德子毓知名魏志曰毓字子

家十歲而孤以學行稱仕魏至侍中吏部尚書時舉中郎詔曰得其人與不在盧生耳選舉莫取有名如

畫地為餅不可啖也毓對曰名不足以致異人而可以得常士常士長教慕善然後有名也

論曰風霜以別草木之性論語曰歲寒然後凋也危亂而

見貞良之節老子曰國家則盧公之心可知矣夫蠶昏亂有忠臣

蠶起懷雷霆駭耳雖賁育荆諸之倫孟賁多力者也夏育勇者也並

備入荆荆軻也未有不宥豫奪常者也宥入行貌也音淫言宥豫不能

自定也奪謂易其常分者也當植抽白刃嚴閣之下追帝河津之

間排戈刃赴戕折事見何進傳杜預注左豈先計哉

後漢書卷九十四

君子之於忠義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也

孔子曰君子無

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造次急遽也顛沛僵仆也雖急遽僵仆不違仁也

趙岐傳

趙岐字邠卿京兆長陵人也初名嘉生於御史臺因

字臺卿

以其祖爲御史故生於臺也

後避難故自改名字示不忘

本土也岐少明經有才藝娶扶風馬融兄女融外戚

豪家岐常鄙之不與融相見

三輔決錄注曰岐娶馬敦女宗姜爲妻敦兄子

融嘗至岐家多從賓與從妹宴飲作樂曰女乃出過問趙處士所在岐亦厲節不以妹聲之故屈志於融

也與其友書曰馬季長雖有名當世而不持士節三輔高士未曾以衣裾徼其門也岐曾讀周官二義不

通融一往造之仕州郡以廉直疾惡見憚年三十餘有

重疾臥蓐七年

蓐寢蓐也聲類曰蓐薦也

自慮奄忽乃爲遣令勅

兄子曰大丈夫生世遯無箕山之操

易曰遯而亨君子

彌注遯之義避內而之外者也箕山許由所隱處也仕無伊呂之勳天不我與

復何言哉可立一員石於吾墓前刻之曰漢有逸人

姓趙名嘉有志無時命也奈何其後疾瘳永興二年

辟司空掾議二千石得去官爲親行服朝廷從之其

後爲大將軍梁冀所辟爲陳損益求賢之策冀不納

舉理劇爲皮氏長皮氏故城在今絳州龍門縣西決

也會河東太守劉祐去郡而中常侍左悺兄勝代之

岐耻疾宦官卽日西歸京兆尹延篤復以爲功曹先

是中常侍唐衡兄玆爲京兆虎牙都尉玆音郡人以

玆進不由德皆輕侮之岐及從兄襲又數爲貶議玆

深毒恨決錄注襲字元嗣先是杜伯度崔子玉以工

莫美願自矜高與朱賜書云上延熹元年玆爲京兆

尹岐懼禍及乃與從子戩逃避之玆果收岐家屬宗

親陷以重法盡殺之決錄注曰岐長兄磐州都官從

後漢書卷九十四列傳

東從事爲岐所殺音朝岐遂逃難四方江淮海岱靡所不歷自

匿姓名賣餅北海市中時安丘孫嵩年二十餘遊市見岐察非常人停車呼與共載岐懼失色嵩乃下帷令騎屏行人密問岐曰視子非賣餅者又相問而色動不有重怨卽亡命乎我北海孫賓石闔門百口孰能相濟岐素聞嵩名卽以實告之遂以俱歸嵩先入白母曰出行乃得死友迎入上堂饗之極歡藏岐複壁中數年岐作尾屯歌二十三章後諸唐死滅因赦乃出三府聞之同時並辟九年乃應司徒胡廣之命會南匈奴烏桓鮮卑反叛公卿舉岐擢拜并州刺史岐欲奏守邊之策未及上會坐黨事免因撰次以爲

禦寇論

決錄注曰是時綱維不攝閣

靈

帝初復遭黨錮十餘歲中平元年四方兵起詔選故

刺史二千石有文武才用者徵岐拜議郎車騎將軍張溫西征關中請補長史別屯安定大將軍何進舉

爲敦煌太守行至襄武

隴西郡屬

岐與新除諸郡太守

數人俱爲賊邊章等所執賊欲脅以爲帥岐詭辭得

免展轉還長安

決錄注曰岐還至陳倉復遇亂兵及裸身得免在草中十二日不食也

及

獻帝西都復拜議郎稍遷太僕及李傕專政使太傅

馬日磾撫慰天下以岐爲副日磾行至洛陽表別遣

岐宣揚國命所到郡縣百姓皆喜曰今日乃復見使

者車騎是時袁紹曹操與公孫瓚爭冀州紹及操聞

岐至皆自將兵數百里奉迎岐深陳天子恩德宜罷

兵安人之道又移書公孫瓚爲言利害紹等各引兵

去皆與岐期會洛陽奉迎車駕岐南到陳留得篤疾

經涉二年期者遂不至興平元年詔書徵岐會帝當

還洛陽先遣衛將軍董承修理宮室岐謂承曰今海
內分崩唯有荊州境廣地勝西通巴蜀南當交趾年
穀獨登兵人差全岐雖迫大命猶志報國家欲自乘

牛車南說劉表可使其身自將兵來衛朝廷與將軍
并心同力共獎王室此安上救人之策也承即表遣

岐使荊州督租糧岐至劉表即遣兵詣洛陽助修宮
室軍資委輸前後不絕時孫嵩亦寓於表表不爲禮

岐乃稱嵩素行篤烈因共上爲青州刺史岐以老病
遂留荊州曹操時爲司空舉以自代光祿勳桓典少

府孔融上書薦之於是就拜岐爲太常年九十餘建
安六年卒先自爲壽藏

壽藏謂塚壙也稱壽者取其久遠之意也猶如壽宮壽器

之類家在今荊州古郢城中也圖季札子產晏嬰叔向四像居賓位

又自畫其像居主位皆爲讚頌勅其子曰我死之日

墓中聚沙爲牀布簟白衣散髮其上覆以單被卽日

便下下訖便掩岐多所述作著要子章句三輔決錄

傳於時決錄序曰三輔者本雍州之地世世徙公卿

會非一國之風不但繫於詩秦函也其爲士好高尚

義貴於名行其俗失則趣執進權唯利是視余以不

才生於西土耳能聽而聞故老之言目能視見衣冠

之疇心能識而觀其賢愚常以玄冬夢黃髮之士姓

玄名明字子真與余寤言必以中善否之間無所

依違命操筆者書之近從建武以來暨于斯今其人

○既亡行乃可書玉石朱紫由此定矣故謂之決錄矣

子劉歆曰正文著要子章句案要當作孟古書無要

子就令有之而岐所作孟子章句也

贊曰吳翁溫愛義干剛烈謂以義干梁也延史字人風

和恩結梁使顯刑誣黨潛絕子幹兼姿逢掖臨師禮

孔子曰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鄭玄注曰逢猶大也

爲大掖之衣此君子有道藝者所衣也相承本作縫

義亦邠卿出疆專命朝威疆苟利社稷專之可也

後漢書卷九十四

後漢書卷九十四考證

吳祐傳踰越五領注裴氏廣川記○諸本同川當作

州

爲祖道注掌王玉路以祀及犯載○犯字監本誤祀
從周禮大馭文改正

所謂觀過斯知仁矣○仁毛本作人何焯曰他本同
作人

史弼傳聚徒數百仕州郡注悉條諸生聚斂姦吏百
餘人○諸本同生字疑衍

刑竟歸田里○刑他本多作弼上云論輸左校刑竟
謂徒役期滿也段熲傳亦有刑竟字今仍監本

盧植傳遂隱於上谷○上字毛本作山

子毓知名注時舉中郎○毛本作中書郎

趙岐傳因字臺卿注以其祖爲御史○祖字監本誤
作子從毛本改

娶扶風馬融兄女注三輔決錄注曰○注本或作志

誤

後漢書卷九十四考證



